

疆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
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
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
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徃郡各以地
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
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徃誅之間歲萬
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
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
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

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
僅筭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
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
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徃徃縣置均輸
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
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
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
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
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

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它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

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叙武帝通西域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

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
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
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
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
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
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
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
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
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

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
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
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
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右蠡王攻其
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
漢漢拜騫爲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
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
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
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

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
土著耕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
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
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
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彌于
闐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
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
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

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
隴西長城南接羌南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
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
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
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
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
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
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
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

二三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車旁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

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
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
藍氏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
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
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 身毒在大夏東
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
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
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
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

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
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
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
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
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
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
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
道並出出駝出冉出徙出邛夔皆各行一二千
里其北方閉氐笮

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

南方閉雋昆明

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

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旣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銜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與昆莫令長守於西

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
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
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
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
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
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
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
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
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

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
遣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
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
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
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公主爲昆莫夫人
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
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
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
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

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
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
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
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
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
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
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
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
夏安息身毒于闐扞彌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

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
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爲九
卿歲餘卒烏孫使旣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
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
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矣然張騫盛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
實於外國

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
稱其意以喻外國也

外國由此信

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
之及漢使烏孫若

漢書作及若
意義亦及也

出其南抵大宛

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
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計議皆曰必先納聘
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發易書以上也云神馬當
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
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
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
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
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
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

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烏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
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

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

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

大夏欲地界相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

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

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

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

昆明之遮漢使者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

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
抵大夏使者旣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
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
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
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
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
物及使矣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
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
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

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

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

人人有言輕重

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又外國人自言數爲漢使所

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

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

車即

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

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

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

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

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
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
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元封三年王恢數使為
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
之封恢為浩侯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於是酒泉列亭
鄯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
女江都翁主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
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
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

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
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去王都數千
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
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
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驪潛大益宛東姑
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
悅而漢使窮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
來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
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

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轂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

非出幣不得食不市音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馬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

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
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
使者往旣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進熟美語如成
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
子旣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待千金
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或善馬宛國饒漢物相
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
寇出其南乏水草又日陰多風絕邑乏食者多
漢使數百人爲輩來漢使數百人爲輩來
死者過半是安

能致大軍乎無奈何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遠
不肯予漢使漢使恣妄言推金馬而去宛貴人
怒曰漢使至輕我追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
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
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
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
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
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
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

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
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
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
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
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
日則去北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
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
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
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

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
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
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
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
於匈奴太初二年趙破奴爲浞稽將
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

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
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
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
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

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
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
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
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
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空一作宄蓋以水蕩敗其
城邑言空者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
令城中渴乏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
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

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
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合頭合頭不下
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
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
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政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
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
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
所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令殺王

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
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其殺其王母寡持其
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
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
居之援且至至我居內而康居居外與漢軍戰
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
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
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
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

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喪
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
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
中馬以下牝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
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
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
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
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
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

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
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
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
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
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
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
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
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
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

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
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
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
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
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
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
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
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
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

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外國者

右太史公叙事之辭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二

集錄真西山文意正宗卷第二十三

叙事

叙漢王築壇拜信

西漢書
下同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

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
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
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
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
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
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
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
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
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

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
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
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
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
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
信再拜賀曰雖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
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
皆廢喑啞恚怒聲也叱咤暴猝嗟歎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
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恂恂恂恂和好貌

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部分而署置之也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叙韓信破趙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喋音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

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戲讀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

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之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

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傳發傳令軍中使發

也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草音蔽依山自

覆蔽使敵不見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

拔趙幟立漢幟若汝也令其裨將傳餐小飯曰餐破趙後乃

當共飽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噉然陽應曰

諾噉音撫不精明也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

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

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

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走音也音

奏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

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殊絕也謂決意必死信所

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

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

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

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

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

叙留侯致四皓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

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

顧念也四人謂

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

四人年老矣皆以上

嫂媼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

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

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

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

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

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

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爲太子太子將兵事危

矣廼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廼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廼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彊載輜

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涕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廼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

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
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
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
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
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
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
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
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
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

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廼

主矣

廼汝也

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

楚歌

若亦汝也

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以就

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
所施歌數闋曲終曰闋戚夫人歔歔流涕上起去罷
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叙周勃戰功

高祖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

音房

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

留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

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殿之言填也謂鎮

破章邯之殿兵也畧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取

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

蕪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取

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

先至城下為多勃士卒至者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

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

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

勃為襄賁令賁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

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

趙賁軍尸北賁音奔尸即尸卿南攻南陽守齒破武關

嶢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

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

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

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

漆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汧亦扶風縣音口肩反還

下郿頻陽郿即歧州郿縣頻陽在櫟陽東北圍章邯廢丘破之

西擊益巴軍破之章邯將也攻上邽東守峽關擊項

籍攻曲遇最曲音丘禹反遇音顛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

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

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

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

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

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

下霍人以前至武泉縣屬雲中擊胡騎破之武泉北

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

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沙石

沙石地名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

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

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姓乘馬名

降也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

宋最鴈門守囿囿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顛反因轉攻得雲中

守遼丞相箕肆將軍博遼古速字定鴈門郡十七縣

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丞

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

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即幽州薊縣得

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陜盧綰郡守陜其名也太尉弱御史

大夫施屠渾都姓施屠名渾都混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後

擊綰軍沮陽沮音阻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

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

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最者凡也總言其數丞

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

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

木彊敦厚木謂質樸彊音其兩反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叙樊噲戰功

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

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

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擁輕車騎雍南破

之從攻雍麋丞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

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

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地名也郤敵遷為

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柳中即細柳灌廢

丘最以水灌廢丘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杜縣之鄉也今

日樊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
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
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
守廣武一歲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周殷也圍項籍陳大破之
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
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
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
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

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
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
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栢人先登降之

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殘謂多所殺傷也遷

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姓綦

母名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

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

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

軍大將一人大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

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與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叙鄼商戰功

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畧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歧從攻長社先登

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

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

漢中旬關也今在

洧陽縣今在西定漢中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

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

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

漢以梁相國印授之

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

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郤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

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
攻代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
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
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十
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
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
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
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
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叙灌嬰戰功

高祖為沛公畧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
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
秦軍於杜里疾圍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
南開封曲週城疾力謂攻戰速疾也賜爵執帛號宣陵
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
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
關戰於藍田力疾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
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

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
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
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
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杜縣之平鄉復以中
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
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
楚騎來衆漢王廼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
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

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
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傅音附猶言隨從者
嬰雖少然數力戰廼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
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
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饗道起陽武至
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
左右馬騎將各一人左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拓公王
武軍燕西拓縣名公者拓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所將卒斬
樓煩將五人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煩連尹一人楚官

也擊主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及將吏四十有六人降下臨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假密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卒斬龍且嬰所

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

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

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

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

南僮取慮徐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度淮盡

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

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

邳壽春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

佗降留薛沛鄆蕭相凡六縣攻苦譙二縣復得亞

將與漢王會願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

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

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

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

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

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

吳下吳郡長當時為吳郡得吳守遂定吳豫章

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

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

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賴陰二

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

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

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胡名也

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砮

石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

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卒謂所將之卒

也特獨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得安平攻下

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
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
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
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
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
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
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
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叙叔孫通制禮儀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適會七年十月而長

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儀欲叙其下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儀法先言儀如此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

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志與傳曰趨傳聲

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中郎中俠陛陞數百人俠與挾同挾其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鄉讀日嚮大行

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

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臚音盧於是皇帝輦出

房百官執戟傳警傳聲而引諸侯王以下至吏

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

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

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

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

置酒無敢譴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

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

叙李陵與匈奴戰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

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

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

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

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

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

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

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

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

浚稽山名書奏

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

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

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

胡來要害道

詔陵以

九月發出遮虜郭

郭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脩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郭

蔽而伺敵也

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

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

休士

抵至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

因騎置以聞

騎置謂驛騎也

所與博德言者云何

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以

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

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

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

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

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

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

弩

行音

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

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

手對戰也

千弩俱發應

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于人單于

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
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
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
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
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
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
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
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
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

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

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

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

當戶匈奴單
奴官名

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

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

得平地不能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

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

陵軍侯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

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

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
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
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
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
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
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
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
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言放石以
投人因山隅曲而下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

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父陵還太
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
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
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
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
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烏
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
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
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

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叙衛青與匈奴戰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謂漢軍不能輕入而久留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

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

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

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

可坐收虜耳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迺悉遠北其輜

重送輜重遠去今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

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

環為營兵車也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

萬騎會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

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

疆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
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昏漢匈奴相紛拏紛拏亂相持
搏也殺傷大當各相殺傷漢軍左校捕虜言單
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
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
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趙信前降
匈奴匈奴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
燒其城餘粟以歸

叙武帝微行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宮名

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宮名在長安城東南微行常用

飲酎已酎酒新熟以祭宗廟也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

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

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

迺出常稱平陽侯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旦明入

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騫禾稼稻稭

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

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

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

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

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

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

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徼遮繞也循行視也右內

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共讀後廼私置更衣為休息易

衣之處亦置宮人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宣曲宮名

池西在昆明投宿諸宮晝休更衣夜則長楊五柞倍

陽宣曲尤幸倍陽即黃陽也其音於是上以為

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廼使大中大夫吾丘

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舉

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蓋屋以東宜

悉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提封亦謂提舉四

也賈讀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

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

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云

上廼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

如壽王所奏云

叙燕蓋上官之變

霍光與左將軍桀結昏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婕妤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脩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

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趣大官先置供食飲之具又

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

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楊敞也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權自恣

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

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下謂下桑有司也

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

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圖畫之室

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

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

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

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之往也廣

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

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

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遂猶竟也

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

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

是桀等不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

伏伏

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
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

叙霍光廢昌邑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
胥在群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
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
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
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
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

視讀曰示敞
擢即揚敞也

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
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
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至
即位行淫亂光憂懣懣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

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
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
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
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
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

光是也天下何得不安光嘗受難責也於是

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

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
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
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王名王尚自未
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群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
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
廼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貫珠以襦為襦形
若今革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
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群臣以次
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

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揚敞也大司馬大將軍

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張孺子度遼將軍臣明友

范明友前將軍臣增韓增後將軍臣充國趙充國御史

大夫臣誼恭誼宜春侯臣譚王訢字當塗侯臣聖魏姓

通挑侯臣昌樂姓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故胡

人太僕臣延年杜延年太常臣昌蒲侯蘇昌大司農臣

延年田延年宗正臣德劉向少府臣樂成姓史也廷

尉臣光李光也執金吾臣延壽李延壽大鴻臚臣賢

左馮翊臣廣明田廣右扶風臣德周德長信少

府臣嘉

不知姓

典屬國臣武

蘇武

京輔都尉臣廣漢

漢

司隸校尉臣辟兵

不知姓

諸吏文學光祿大

夫臣遷

王遷

臣畸

宋畸

臣吉

景吉

臣賜臣管臣勝臣梁

臣長幸

並不知姓

臣夏侯勝

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之

大中大夫

臣德

不知姓

臣邛

趙充國子

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

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

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

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

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

邑王與喪服斬衰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

不食使從官累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

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

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

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

闈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

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

昌邑之侍中名君卿

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

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下謂柩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便處

前殿也擊鍾磬召內秦壹宗廟樂人輦道車首

池名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經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鼓吹歌舞悉奏眾

樂發長安厨三大牢具祠閣室中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厨

故謂之厨城門閣室閣道之祀已與從官飲啗

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

皇太后御小馬車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

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

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令且止為人臣

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

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黑綬黃綬以并佩昌

邑郎官者免奴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以

赤發御府金錢刀劔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

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

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

趣具無關食監趣讀白促關由也太官不敢具即使從

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獨夜設九賓温

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

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

嗣子皇帝

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

受璽以來二

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

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

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

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

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

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

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

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

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

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

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

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

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

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

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

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太后詔曰可光

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

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
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皇太后扶王下殿出
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戆不任漢事
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
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
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
光涕泣而去

右西漢書叙事之辭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三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十四

叙事

叙霍氏禍敗之由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
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
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汝女音令大

夫給事中他人壹聞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

爭道

謂霍氏及御史家

霍氏奴入御史府欲闖大夫門

御史為叩頭謝廼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

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

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

猶言如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

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

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

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

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

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

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猶與不決也與讀日

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署者題其也光薨後語稍

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

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

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

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

郡太守群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

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

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

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特但又收

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
壻趙平爲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
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
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
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
我家將軍不得至是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
盡外我家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
省死不自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
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

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
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
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

皆光視丞相亡如也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

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
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
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
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
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寡人

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
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
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彊
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
廟灾異數見蓋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
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
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
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
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

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
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
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

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

曉星
文者

語平曰熒惑守

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

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

卒讀曰
猝勿遽

之貌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大夫

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

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

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

重太后故不竟也重難也竟窮然惡端已見又

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

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

皆曰安所相避言無處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

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

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光諸女自以於上官太

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摠以此事山禹等

其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鼃居樹上又夢

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

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古者

高大則通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

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

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

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菹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

后為博平君置酒宣帝外召丞相平恩侯以下

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

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

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
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
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
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
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廼下詔曰廼者東
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
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
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
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

欲誣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服其辜朕
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誣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
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
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
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
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闈卒不得遂其謀皆讐有
功讐等也言其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
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叙陳湯等誅郵支

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呼偁名在匈奴北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

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

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
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侮生事不可許
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
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遂
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
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
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
毆畜產毆與驅同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
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

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
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都賴郅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

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

遺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

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尸

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

居困危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

附而受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

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

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眾兵驅帥之令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

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時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

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
 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
 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
 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
 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重謂湯縱胡兵
 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
 還付人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
 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勿抄掠
 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間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

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
 捕得康居貴人具色子男開牟以為導具色子
 叩屠墨母之弟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
 郵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
 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
 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
 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
 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
 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

將軍受事者

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

何單于忽大

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

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

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

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

乘謂登之

備守也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

門魚鱗陳

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

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

漢軍曰闔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

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

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

薄迫也

四面圍

城各有所守穿斬塞門戶鹵楮為前戟弩為後

叩射城中

樓上人

叩讀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

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

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

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

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

之往也

郅支已出復還曰

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攻單于乃被甲在

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

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内

下騎

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内單于之内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室也夜過半

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内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勲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

以界得者

界予也各以與所得人

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

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

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

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

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

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

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

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

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

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臺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

叙漢家廟祀之數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

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悼皇考者

史皇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便殿

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日祭於

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

十五祠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

夕饋殮皆一太牢酌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

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一月臘二太牢又每

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此便殿歲四祠又月一

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

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

叙元帝京房問對

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

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

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
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
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
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
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
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
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
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
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爲不

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
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
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
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
謂房曰已論

叙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
十數滇最大地有滇池因以爲名滇音顛自滇以北君長以

十數邛都最大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結讀曰髻髻如椎之

也形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

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雋昆明雋即今之雋州也昆明又

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編髮隨畜移徙亡

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

以十數徙苻都最大徙及苻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苻都後為沈

黎郡徙音斯自苻以東北君長以十數苻駝最

大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耕種也駝音龐其俗或土著或移

徙在蜀之西自駝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

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叙武帝通西南夷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

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

蜀枸醬枸音矩子形如桑椹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

江道由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番禺音普安反禺音隅蒙歸

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

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

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

也蒙廼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
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
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
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
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
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食糧及從衣重也
巴苻闢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多同侯名厚賜諭以威
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
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廼且聽蒙約還

報廼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
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苻可置郡使
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
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
相饑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衆
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
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
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
為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

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且脩成其

郡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

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即天竺國也

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

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

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

天子廼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

出西南夷求間隙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羗

廼留為求道當羗滇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

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與猶及夜郎侯亦

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

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

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

國虜其老弱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乃與

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廼發巴蜀罪人

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巴破漢八校尉

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

且蘭言因軍行而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犍柯

便誅之也

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謂軍還而

誅且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

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祚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

吏以邛都為粵嶠郡祚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

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

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風讀滇王者其

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

肯聽杖猶倚也相依倚為援勞莫數侵犯使者

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

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南

夷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

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

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

叙武帝討南粵

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

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

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

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多猶重也守

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
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
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廼興兵誅閩粵
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
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
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
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
語入見怵誘也不可被誘怵入見則不得復歸
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

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
嗣立即薨其先武帝文帝璽嬰齊在長安時取
邳鄆穆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
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尚樂擅
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
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
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
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
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

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
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
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
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
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
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
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

族官貴爲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

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

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木與秦同

姓故曰秦王

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爲耳目者

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
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執未
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
謀誅嘉等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
將將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粵內屬國
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

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趨出

太后怒欲鏃嘉以矛鏃謂撞刺也音窓王止太后嘉遂

出介弟兵就舍介甲也 被甲而自備也 弟兵稱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

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

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

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爲王王

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

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

二千人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邾壯

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

獨相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

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

入粵境呂嘉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

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

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

爲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

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

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

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
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縱之令深入未至番禺

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亟封漢使

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

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

子延年為成安侯摻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

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乃赦天下曰天子微

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

義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粵人及江

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

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

揚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

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出零陵或

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

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

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

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

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廼有千餘人遂俱進樓

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
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
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名日莫不知其兵多少
伏波廼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
樓船力攻燒敵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
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
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攻其校司
馬蘇弘得建德爲海常侯粵郎都稽得嘉爲臨
蔡侯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爲

隨挑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爲安道侯粵將
畢取以軍降爲賡侯粵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
四十餘萬口降爲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
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
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
南九郡

太史公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
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

文章正宗卷五
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
與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
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
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
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
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
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

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
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
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
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
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
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

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
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
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
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
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
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
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
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
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
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太史公列傳七十獨
取伯夷屈原二傳者以其變體也○朱文公曰
孔子論伯夷謂求仁得仁又何怨○馬子長作
伯夷傳正見得伯夷滿身是怨按文公
之說可謂至當今特以其文而取之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以出號令出則持節過境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
謠諑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
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
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
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
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
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然生也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謫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
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
之厲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

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
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
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
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
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
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

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
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
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
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
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
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
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
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然楚又因
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

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
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
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
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
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
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
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

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

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旣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

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

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
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
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
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
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
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
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
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

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
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
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
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
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
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
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
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
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
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
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
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
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
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
初見其術瞿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
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

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
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
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
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
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
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
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
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
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

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閔辨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劉向別錄曰駟衍之論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駟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田駢之屬

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

有尸子長廬

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

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迺逃入蜀

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

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

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

在其後

孟荀傳不正言一子乃旁及於諸子此亦變體也故錄焉

右西漢書敘事之辭及太史公四傳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十四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五

議論

韓文

復讎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
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
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
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
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
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

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

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

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謹議

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

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

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菹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

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

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
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
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
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
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
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
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
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按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
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
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
國尚令巫祝先以桃刻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
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刻不
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
以此骨付之有司按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
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
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
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

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

禘祫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
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
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
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
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
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

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
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
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
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
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
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
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
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
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

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
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
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
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
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
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懿獻之
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
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
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

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
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
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
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
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與義不通此五說者
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
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
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
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

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
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
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
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
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
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
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
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
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
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
議

上宰相第三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
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
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
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
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
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

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
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
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
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
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
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
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
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
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

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
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
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
哺握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
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
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
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
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
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

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
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
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
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
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
三及門而閤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
有周公之說焉閤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

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
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
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
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
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
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
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
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
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

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上張僕射論辰入酉出書

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

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

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

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知已則

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上張僕射論擊毬書

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

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摧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

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
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
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
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
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
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
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

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
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
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
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踈死之
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
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
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
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
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

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

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潁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

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
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
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欣悚
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
不出是道閭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
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
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
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
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
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
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
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
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閭下以為何如
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
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

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

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說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

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
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
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
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
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
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
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
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
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

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
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
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
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
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
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
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
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

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當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

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末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是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

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

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

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

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

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旣生也傳不勤旣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

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
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
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
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
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
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
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

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
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
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
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已者重以周乎
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
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
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
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

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已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

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

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
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
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
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讀書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
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
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
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

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
狠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
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
爲不失也惟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
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
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
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
或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

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

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

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
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
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
子萇弘師襄老聃邾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
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
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
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
作師說以貽之

送文暢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
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
則非校其行則是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
門牆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
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
縉紳先生以求味譎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
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

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

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

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于是乎言

諍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文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

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

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怨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

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

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
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
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
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
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
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
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
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
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

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
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
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
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
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
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入得其道不敢
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
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
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

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
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
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
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
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
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憫人窮也惡
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
而惡許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
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
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
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
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
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
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
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
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

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柰何曰時益以難理傳

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

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
從而爲之辭

雜說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
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雷神變化水
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恠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
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
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
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

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
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
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
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
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
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
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
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

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恠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其貌似而心不同焉

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

揚大醇而小疵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
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
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
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
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
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

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
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
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
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
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
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
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

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蒞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

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濟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

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
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
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
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
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宦妾則是宦官
宦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與陸貞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
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

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
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
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已任者得不
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
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
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
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耳執事之與司貢士
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
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

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
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
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
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
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
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
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
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
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

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
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
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
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
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
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
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
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
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

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菘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

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

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
再拜

送許郢州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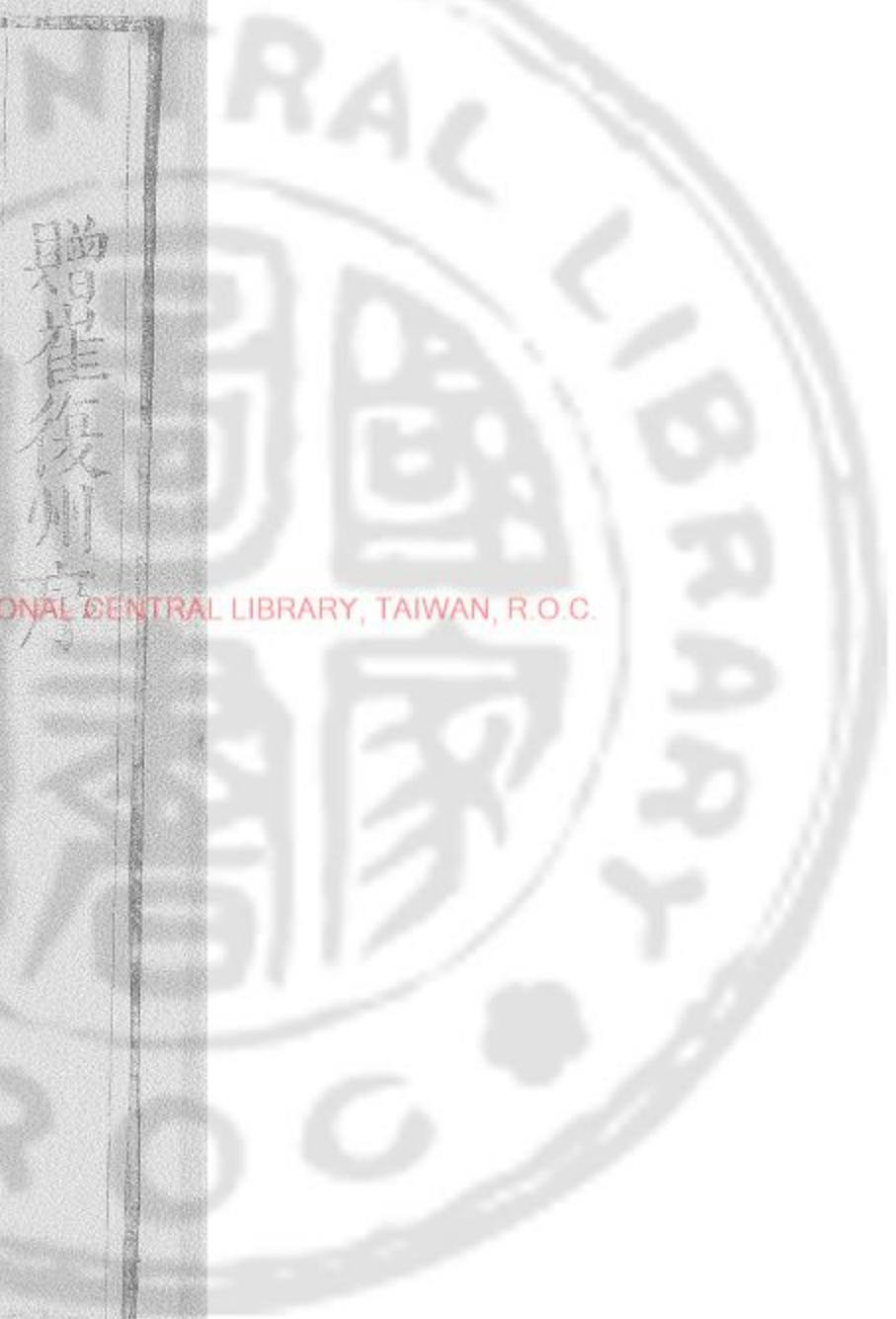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
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
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
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恒不相遇于公
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天下之言是也于公
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

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
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
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
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
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
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
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
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
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

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
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
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
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
公旣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
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
下同則戕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
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
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



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節度之三月求士

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

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
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
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
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
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
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
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徃晨則畢至張上
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
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

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
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
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
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
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
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
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
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
之序云

荅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拔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固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

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

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

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决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埃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

下雖兩刑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王國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刑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

求國家之遺事者賢人君子之終始作唐之經垂之於無窮詩表觀於旣死登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王凡幾獻而足凡幾刑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與崔群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

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
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
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
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
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
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
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
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
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以爲得其所是以及之

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
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七十年矣日月不
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
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
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父故或初不甚知而與
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
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
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
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闕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

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
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
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
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群拔萃無謂僕
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
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
白黑於胷中耳旣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
之不我知亦過也此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
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

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
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
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
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
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肉也豈聞
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
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
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
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

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
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
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
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
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
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
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
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
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

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
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
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
以圖於父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
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比
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
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
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脩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

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

指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矣更寫閣下
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世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
闕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
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惟
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
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
城時鬻器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

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
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
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
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
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
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已自下雖
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邪以
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
不信不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

之恂恂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
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
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
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
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
也不敢忘也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
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廼與群士爭名競

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
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
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
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
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
人之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
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
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
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

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著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

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日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旣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亡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

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
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

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
竒忠信林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
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
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
謂魁竒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
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
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恠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
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
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
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
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
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
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
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
元之不續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
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

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
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
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
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
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上下失勢
破碎淪溺者徃徃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
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

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宇然後可告以出租賦
奉其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
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
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
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足然而喜矣
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
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
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
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

識別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齊其截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

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

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
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
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
不能知矣

送殷貞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
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
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
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

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
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
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
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
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
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
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
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

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

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

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

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

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
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
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
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
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
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
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
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廢
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
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旣至拜公於
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
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
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
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
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
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

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
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
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
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
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哢
哢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
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
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
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

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
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
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異乎今夫二氏
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
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成
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乂也自夫
子而及乎孟子未乂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
未乂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
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

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

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與孟簡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

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
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
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
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
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
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
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
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孔子云丘之禱父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

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將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
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
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
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
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
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
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
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

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揚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

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七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揚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

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
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
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
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
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
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
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揚墨韓
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
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
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
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
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
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
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
死罪愈再拜

荅陳生書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
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

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

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者其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

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大學愈猶守是說而歎見焉愈白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而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

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

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李翱平賦書 附錄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爲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

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饑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讐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耶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歛之爲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歛則人貧

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彊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

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翺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比爲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爲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爲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六尺謂之步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方里之內以十畝爲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

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剛遂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擇其中斬長綴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

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畝率十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

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
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
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
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
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
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土卑不
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
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
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

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問四方以
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
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
十里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
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
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
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并人不足于食量
家之口多寡出公困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
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

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困窮人不
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
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
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
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
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
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煙火相接于
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
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
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於四海其孰
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
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此之謂也

國馬說

朝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
馬之髮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
也不爲之顧如不知也旣駿馬歸芻不食水不

飲慄而立者二曰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
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
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
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己夫四足而芻者馬之
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
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
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
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
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

足而言則人也耳目口鼻亦人也四支百骸亦
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
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
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悲
夫

去佛齋

佛法之染流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于漢浸
淫于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代遵奉之以
及于茲蓋後漢氏無辯而排之者遂使戎狄之

術行于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於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爲是而欲糾之以禮者邪是宜合于禮者存諸愆于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耶則楊氏之儀據于古而拂於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旣論之而書以爲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于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

生于中國則其爲作也必異於是况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于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壽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

魚鼈蛇龍之類而止爾况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者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于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

漢汝決淮江而入于海人之弗為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為聖人功攘大禍立為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辨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諱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之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為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

夷狄之風而變乎諸華禍之大者也其不爲戎也幸矣昔者司士貢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况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復性書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

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皆離而不存存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

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十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右韓退之李翱議論之辭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五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十六

議論 柳文

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
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
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
之於令末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
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
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

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
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黜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
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
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
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
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
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
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

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耻枕
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胷介然自克
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
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
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
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
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
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
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

者蓋以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
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
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
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
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
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
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
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
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
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
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
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
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
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
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故非聖
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

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叅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

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

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
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耻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
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
苟得也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之人命耻者
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
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
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

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
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
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
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
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
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
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
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
廉與耻存則義果絕乎人旣蔽惡矣苟得矣從

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
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
子之言也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
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
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
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
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

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
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
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
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
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
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
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
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
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

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
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
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
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
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
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
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
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
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

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
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
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
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
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
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
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
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
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

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
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
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
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
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
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
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
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
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

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
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
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
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
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
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
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
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
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

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

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

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

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

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
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
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
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
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
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
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
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
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旣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畀
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
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媠近以忝王命而晉君
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
相而獨謀之寺人雖獲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
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
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
君䟽而不容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

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

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于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

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蹠癘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術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

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
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
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
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
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
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
雨犯寒暑呼吸毒癘往往而死者相籍也曩與
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
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

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
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
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
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
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
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
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
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
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

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
焉

答周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
用文雅從知已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
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
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
纏索處則若關桎梏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
能肆槁焉若枿墮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

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方
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
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
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
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
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
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
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
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

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動其肺肝
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
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
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夭也又何以爲高明
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
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
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群已不能明而况人乎
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
更乎其內大都類往特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
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
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
道幸甚其必有陳矣

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
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道是二者吾
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
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
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

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
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
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
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
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
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
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
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
何取於車之說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

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恒人夫
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
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
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
以格君心之非莊以蒞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
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
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
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
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

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

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疑縱目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邪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

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
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邪
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
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
後從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
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
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繫之
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
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

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絕故吾信夫狂
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
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
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
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
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
道邪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
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
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

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
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
波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
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
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
中偏則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
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邪忍汙雜囂譁尚可恭
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
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遜讓以售聖人之道及

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
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
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
豈恒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
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
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邪聖
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
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邪度不得
已而至於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

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
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
子以及物行道爲是邪非邪伊尹以生人爲已
任管仲蠶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
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
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尢然而措於世其卒果
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
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
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甘羅

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
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
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
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
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
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
諫而又聳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滯夫
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
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

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
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
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
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
於世者處邪出邪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
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
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
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
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

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
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
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
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
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
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
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壘吾子其類是歟佞之
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
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

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

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恒人爲群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踈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廷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羸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

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踈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孰之無徒爲煩言徃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徃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自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

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
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
蒲梢馱馱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
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
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
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邪但當
把鋤荷甬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
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
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
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令
益修文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
言不义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
旨如此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
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
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
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

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
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
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
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
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
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
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
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
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

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眎其書而
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窮
究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
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
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
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
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
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
有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

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
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
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與韓退之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
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
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
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
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

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
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
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
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
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
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
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
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
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

庭外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
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
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
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
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
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
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
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
子累范曄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

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
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
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
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
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
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
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
所云若是又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
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

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
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
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
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
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
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
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
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
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

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
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
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
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荅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徃復甚善
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
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
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

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邪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費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

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

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太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

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代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舍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

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
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
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彊言之
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求至當之
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
莅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職多聞而
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
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
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
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
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
下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
不宜宗元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
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
美而爲龕礦燥焊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
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

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
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
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
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
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龕踈密尋尺特異
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
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
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
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

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
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
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
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
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
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
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
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
北山之木雖離竒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

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
其大耳短脰拘孿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
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
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
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
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
轂而輶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
以爲大醫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
山西之冒沒輕儻者皆可以鑿函門

制閩外山東之稚駮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
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
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
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
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
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
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
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
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

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辨博素不望此
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
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
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
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旣言皆沮然眄
睐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
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

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
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糝燥
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
其忠也若古之彊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
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
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
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
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
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恒乂大利則又安

能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
呐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
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
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
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
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
嚶嚶澆澆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
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
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

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
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工
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
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
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
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
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
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
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二兩日遂用之

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

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

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
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
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
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
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懍懍也兄其有意乎卓然
自更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怵則愚願
椎肥牛擊大豕割羣羊以爲兄餼窮隴西之麥
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醢
教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
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
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
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
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
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疆大是豈所謂疆
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宗元再拜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
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

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効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

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適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

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
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廛去比竹茨草之室
而均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
墮窳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
之力用寬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
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
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爲
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
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置尺牘太學
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
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
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
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
莫有所矜式焉旣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
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
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

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

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誅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遂退託鄉間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踟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

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
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
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
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來
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
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
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
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
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
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
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
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
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
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宜風一方覃化一州其
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
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
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
力多賀柳宗元白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知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

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
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
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龜百病所集瘡結伏積
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
瘡瘍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
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
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
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
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

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軀
元事旣壅隔很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
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
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
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
搆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
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
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
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

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
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
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
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
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
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
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
鄉卑濕昏霧恐一旦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
怛然痛恨心骨沸執紼紼孤立未有子息荒陬

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
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享子
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惻惻然歛歔惕惕恐此
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
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
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間主守者固以
益急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
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
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

蒲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醫夏畦之鬼
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
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
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
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
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
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
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
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

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
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
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媿婦翁者然
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
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
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
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
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
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

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
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
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
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
此皆瓌偉博辯竒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
澁忍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
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
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
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覩縷神志荒耗前

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
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
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
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
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
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
癘就昏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
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

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
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後人胡要返命
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
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
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
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
忠誠者用是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

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
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
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
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
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
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
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
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
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

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

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綬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詎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

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

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桀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乎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

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十數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

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馮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誥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闕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

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
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
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内生霾霧
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
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求
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
壞墻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
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
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悞

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
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
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
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
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
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
六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
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
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

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間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協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

况又有义與遊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内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

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益坐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况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墮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

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間市井者其實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

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以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亡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

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冤鬼買土一鄆為耕昨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

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擯擲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末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瘡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

何者譬如囚拘園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
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
丈終不得出豈復能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
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
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
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
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
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
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

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
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
客耳前過三十七年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
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
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
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
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
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
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邪若衆人卽不復

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
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
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
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
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求州司馬貞外置同正貞柳
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
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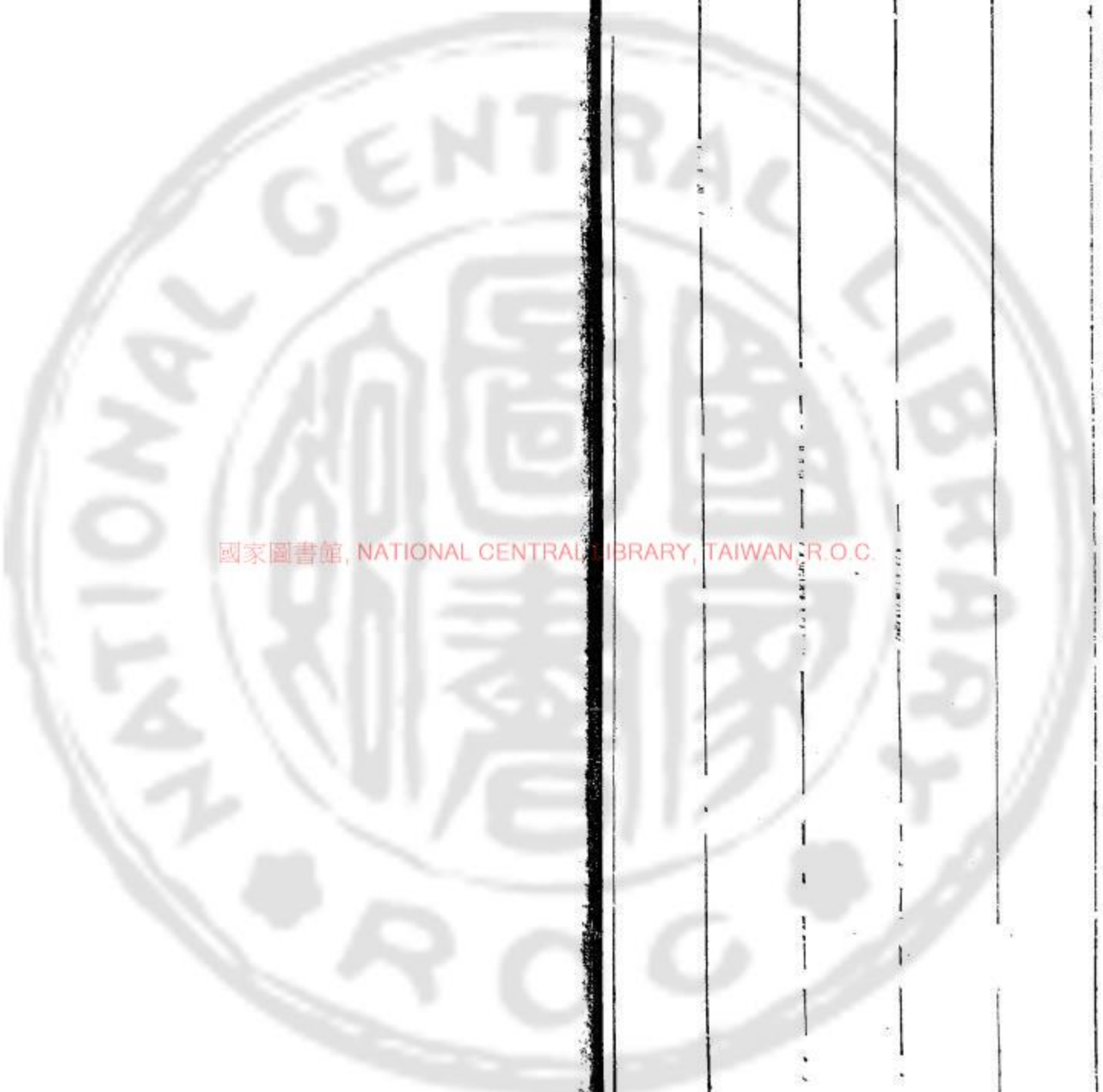
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底
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起起便僻匍匐
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
飈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
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
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
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
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
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

飛語譁然譁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
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
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于天官敷于
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瓌瓌者復以病
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
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
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徃古明聖法以致
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
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
則旣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
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
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
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
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
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倘或萬萬有一
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
浪然出涕書不能旣宗元謹再拜

右柳子厚議論之辭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七

敘事 韓文

丐者王承福傳

丐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丐之傭以償之有餘則

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
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
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
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
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
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
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
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
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

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
取焉嘻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
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
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
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
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
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
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
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

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

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

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

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

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
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
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
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
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
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
使其無傳焉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

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
主悉臣高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睿休養生
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
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
去稂莠不媿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
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群臣朝乃考圖數
貢曰嗚呼天旣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
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懾奔走率職
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具衛澶相無不從志
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
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
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
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
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
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
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
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

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
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
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
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
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
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
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
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

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

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

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
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
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
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群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
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
狂徃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
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
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

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
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
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
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
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
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
敕顏胤懃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
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
士蠢蠢旣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

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
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
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
無留者額額蔡城其壇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
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
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
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
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閉始時蔡人進戰退
戮今旰而起左殮右弼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

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不
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
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
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
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
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
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
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
開明堂坐以治之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元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

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八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林又俊即柄

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
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
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
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
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
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
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疇而髮櫛之幾
盡然不一榆川不足令震駭命劉錡以其卒三
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开

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
一年莫敢有譴呶叫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
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
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
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
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
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
林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
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

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
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
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
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
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
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
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
軍卒擒蔡姦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
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

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旣平公曰吾
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
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公可矣遂行旣至
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
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
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
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
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
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

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

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旣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滑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

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
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
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
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
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在貞元世汴兵五獠
將得其人衆乃一喝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
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
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
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
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
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
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
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
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
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
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
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
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侍太妃從

天子于蜀旣孝旣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剝於兵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脩治出張弛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

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
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
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
戍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
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
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
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
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
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

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
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
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玉出止外舍禁無以家
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
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界艦步二萬人以與賊
選最鋒蔡山踣之剡斬之黃梅大鞞長乎鏖廣
濟掀斬春撤斬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趾汭川還
大膊斬水界中拔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
光之北山踏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

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
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
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
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
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
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
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
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歛貴出民用有經一
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

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在唐
彛將慎將鏐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
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
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
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
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
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
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
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

乃序而詩之辭曰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
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寒絕遷零王黎公不
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
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
枯弱彊齟其姦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
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陸陸實取實似刻
詩其碑爲示無止

清邊郡王楊燕竒碑文

公諱燕竒字燕竒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

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
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
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
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
去王室在難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
率諸將夜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
日倍二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貞
外賜勳上柱國實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
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

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
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
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
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緡
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
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
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
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
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直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

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
獻歛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
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
田公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
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
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
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子開封縣魯陵岡
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
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

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感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揚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旣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勲績斲石于此式垂後嗣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之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命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於公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命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

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

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功雲

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
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禩五鼓旣作牽
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
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絜降登有
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虵
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颿旗燾旄麾飛
揚晙藹鐃鼓嘲轟高管噉噪武夫奮擢工師唱
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
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

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
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
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
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
交以身爲帥燕享有節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
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
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
償皆以巧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
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

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
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
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
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
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陰墟祝融之宅
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夷隋不躬正自今公明用
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宮
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
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栢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
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
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旣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
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
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
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
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
得八龍騎之西游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

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
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
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
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
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
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
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
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
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

於栢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
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
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
越城之隅棄玉凡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
禹旣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楊二州間
即其居立先主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
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
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
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
三十四
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楠樸下
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彫剝不治
圖像之威黜昧就滅藩掖級夷庭木禿缺祈咍
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群支不獲蔭庇余惟遺紹
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
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
于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天
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
與請辭京師歸而鑾之于石辭曰秦傑以顛徐

由遜縣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媿媿偃王惟道之
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
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
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思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
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
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
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
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
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

元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范茫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由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

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閼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

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
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
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
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
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
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
曰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抑一大寧燕盜以驚群
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
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

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
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
壘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
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
尾神旗橐兜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
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
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
廟相方視陟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
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

遲覲饗式時爾祖爾思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歛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

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旣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齊有餘技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

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
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
玘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
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
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
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
領所部兵塞其道漸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
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
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

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
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
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
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
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
里年若干即葬于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
元爲其官銘曰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
二相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
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

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
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
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
怠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
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
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
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

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
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
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
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
絜脩豬牛鴨鷄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
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
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
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
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

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
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
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
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
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
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
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
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
福禍之以食其上可謂靈也已作享迎送神詩

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
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
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
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
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
以笑鷺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
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援吟兮秋鶴與飛北
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
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

乾杭稔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殆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柳子厚墓志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夔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

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

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

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彊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

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齋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已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乂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

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

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
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
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
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
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旣斂之
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
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

辭曰已虘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
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
誰謂之天已虘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
人已虘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南陽樊紹述墓志銘

樊紹述旣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
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
集傳十五卷表牋策狀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
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

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
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
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
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
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
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
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
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
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

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
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
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
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
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
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
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惟古於詞必
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
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

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
之此其躅

貞曜先生墓志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
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
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
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
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
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

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
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
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先
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掾之內
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
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指擢胃腎神施鬼設間
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撥人皆劫劫
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
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

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
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
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
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
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
閬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
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
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

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
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
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
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
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請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
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
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

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棗州

宜春尉父曰媯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讐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八者先生墓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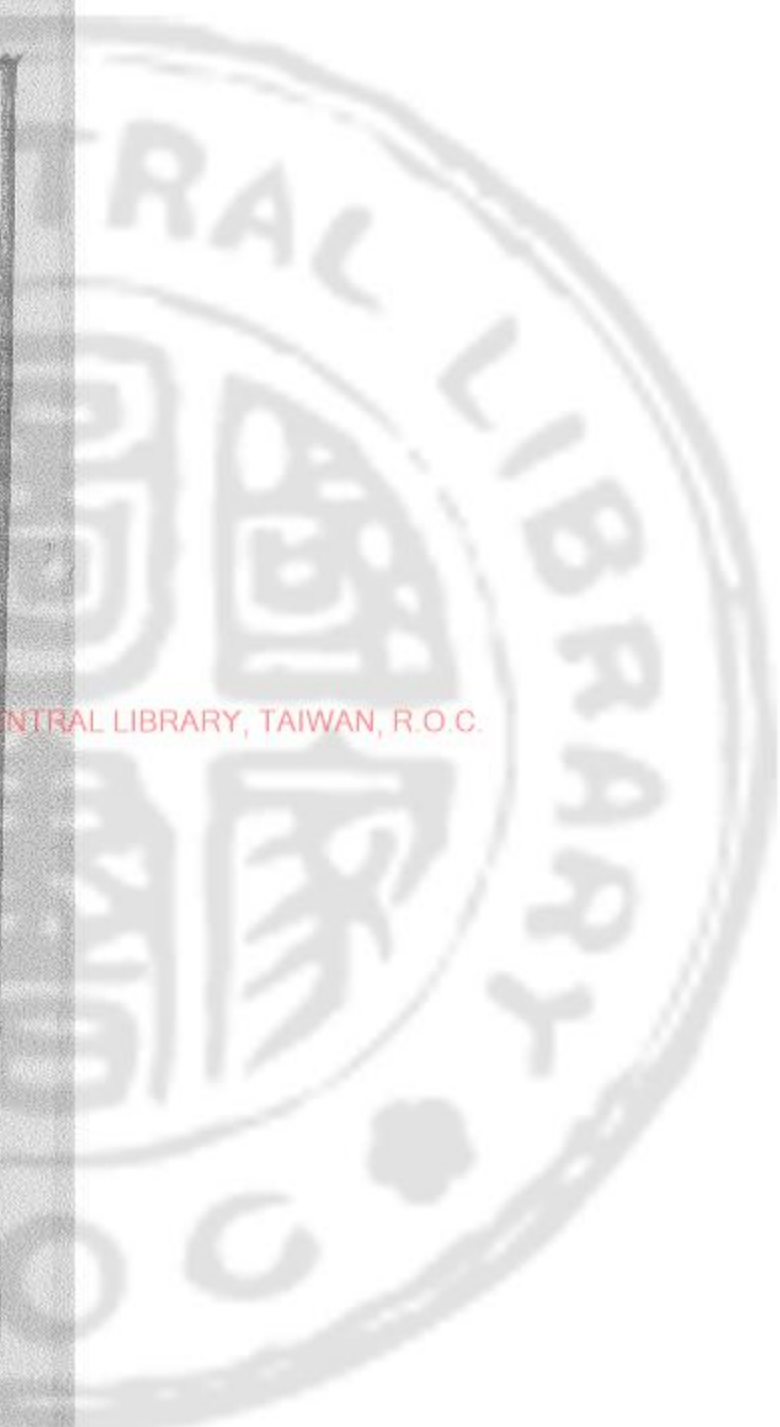
孔左丞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老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往來也

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與相見幾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乙未公年七十四告薨于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

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拜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邳令笞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

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
下碇之稅始至有闕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
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
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
以年計徃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
笑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
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
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
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



管子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
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
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
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
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
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
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
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
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

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
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
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
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
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
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
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
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温質
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温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

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
戡戡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戡自湖南入爲
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戡與公子葬公子河南
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孔世卅八
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
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王常侍墓志銘

公諱仲奇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
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

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
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
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
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
中書舍人旣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
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
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
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
至則奏罷推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

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遣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

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饑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群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

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
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
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暎北部員外郎祖諱景肅
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
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
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
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
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
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
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
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張給事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
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
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
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牧
臣又始至孤怯湏彊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
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

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感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告一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

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反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

君得間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筭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竒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管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群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啞以為生子獨割也為

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坦也

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

誅死曰公當爲彼不當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

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真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

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
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
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
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
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
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其惡益聞君
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某官父某某官贈某某官
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
兆韋岷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
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
卜人言不祔君毋兄幾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
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
之弟前進士楚林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允
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王評事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竒負氣不肯隨人後
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
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

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躋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

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擲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

軍父蒿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
固竒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
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
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
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
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
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媼
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
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
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
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
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
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鼎也
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
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
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馬少監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

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女挈壙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
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
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
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愈旣行有司
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挈年十二病
在席旣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
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
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
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挈死當元和十
四年二月一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
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汝宗葬于
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
上第先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
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
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
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

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
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
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
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
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
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
壘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
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
言曰我之復土壘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

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
歸貲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
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
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
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
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
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
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
財賦拜大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

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摧才俊有威風始公爲
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
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
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
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
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
恐公旣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
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
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

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
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
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
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
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
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
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
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
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

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

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

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
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
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
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
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
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
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
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
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

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
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
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
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
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
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

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
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
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
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
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郟
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
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濬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
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
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

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
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
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
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
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
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
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
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
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

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
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
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
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
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
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
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
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
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

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
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
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旣
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
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
郭闐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
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
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
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

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
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勲累升爲上柱國爵
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
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
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
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
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
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
謹狀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
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
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
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溢郭旣卒
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
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冥聯
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䟽風
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

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
監童噉噬劫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
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
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
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
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
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
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
之汙汙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
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
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
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
糞壤燔樵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
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
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
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

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
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
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
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
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
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
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
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
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
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
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
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
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
於山水飫聞而屢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
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
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
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
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
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
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
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
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
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

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
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
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
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
三人孺子戲者九人九人之主事三十有二爲
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
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
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斲者

飲者沒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
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
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
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
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
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
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簞筥筐篋錡釜
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
音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

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
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
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
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
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
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
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
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
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

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鷺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

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拚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

易桶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
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瀼瀼循除
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
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
愈記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
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
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

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
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
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
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
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
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
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
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

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
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
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
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
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
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
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
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

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
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
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
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
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
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
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
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
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

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雖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

圖矢著其上軌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

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
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
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
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
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
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
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
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
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
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
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
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
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
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
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

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

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焉者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位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大河

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伍都之伯長群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禮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韞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

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
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
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
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
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
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
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

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
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
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
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
矢帕首袴鞞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
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
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
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
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
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
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
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
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日時有
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
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
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
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

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
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厲
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竒物溢
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
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
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
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
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

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屋以居可謂貴而能
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
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
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
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
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賊罪吏九百餘人

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使近地以償
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
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
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
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
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
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
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
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

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
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
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
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
開田四十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
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
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
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
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

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
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
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
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
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
之歎懷竒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
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
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
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

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
爲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
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
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
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
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
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

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
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
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
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
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
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
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
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
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

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
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
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
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間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
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噤處穢汙而不羞觸刑
辟而誅戮徼幸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
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
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
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芻而
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徃而復嗟盤之樂兮樂
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
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
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鄆州溪堂詩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
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
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旣一年褒其軍號曰天
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

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
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
仁形於色搏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
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
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
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
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
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然而公
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推髓公私掃地赤

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
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
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
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億
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
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
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
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

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
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
邦之人累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
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
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
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
詩曰帝奠九壻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
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
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

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蠹節根
之螟羊狼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
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旣富以疆謂公
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
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
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
旣歌必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
賓贊琴經詠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蘋菰
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斲遺此邦

是庶

右韓退之叙事之辭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七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十八

叙事 柳文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

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

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

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馳業種樹凡長安富豪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

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

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土耶故

官戒也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

其直大半焉佗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
曰將求佗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
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
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
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
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
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
亦莫敢溫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

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旣成書于上棟曰某
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
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
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
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
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
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
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
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

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
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
吏又其下皆有畜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
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
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
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
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
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
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

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
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
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
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相道旣得萬國旣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
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
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自執事之勤勞而
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

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
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
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
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負尋引之
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
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
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
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
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

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
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
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
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
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
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
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
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
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
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
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
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
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
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討事至則曰天子
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國恬然且大亂
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

寺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
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
孝德曰幸甚如大尉請旣署一月晞軍士十七
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
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
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柰何
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
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
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

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

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旣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太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

人來諭諶諶盛怒召農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
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與來庭中
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目取水洗去血裂裳
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
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
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
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
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幾賣市
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

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
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
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
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
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
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
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
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
太尉給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貞外置同正貞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上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繁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决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按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竒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

十一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
州諸軍州事盜遁奸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
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旣施慶于
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
是厚貨居吐移于間壤伐惡木剌與草前指後
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
面內重江束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
倏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游者借來乃經工
化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

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
閒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瀕山含龍宮昔之
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
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
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顛氣迴合邃
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
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旣
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
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已功未

有直治城挾闌闐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
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
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
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
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
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
可以無籍乎

永州新堂記

將為穿谷崦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
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
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
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
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
有泉焉伏於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
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
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
其蕪行其塗積之亘如蠲之瀏如旣焚旣醜奇
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

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
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
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
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
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
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
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
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
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
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
上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
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
壁編以爲二千石措法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
則慮亂慮亂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
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
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塗群畜

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
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
源令會零陵政龐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
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辨
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歡歸道
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鞀鼓之
召鷄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
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
乃發牆藩驅群畜決䟽沮如搜剔山麓萬石如

林積坳如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藁峯瓏瓏蕭
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
慕靜深別孕巢冗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
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
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
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
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
謀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
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

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昨之熙熙崔

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治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

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臯亭神記

臯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

視謹愛克順旣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臯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竒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

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
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
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
癘公起其羸髻童之噐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
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
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
元時謫永州適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
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
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
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
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
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
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
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蒼若林麓
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
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

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楓栴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陋室曲有興趣然而至焉者徃徃以遠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

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千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

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
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
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
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
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
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
浚流若頰頰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
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
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
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
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
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
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
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旣居
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
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
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僂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

其高下之勢岬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清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黠鋤潭記

鉅罽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
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
賀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滾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鉅罽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罽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竒壯者殆不可數其巖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

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
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
焚之嘉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
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
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幽然而虛者與神
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
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
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
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
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
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
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
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
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
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

不動俶爾還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俶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鋤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

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渭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州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榎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

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翦勃香氣衝濤旋瀨退
貯谿谷搖颺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
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
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
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
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
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

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負減百尺清深多儵魚
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
詭石恠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
韻動崖谷視之旣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
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旣崇而焚旣醜而盈惜其
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
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
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
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

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

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竒而堅
其䟽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
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恠其不爲之
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
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
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
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
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
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爲囿地得以爲藪人
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䟽樹以竹箭松檉桂
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
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嶮闊潏灣當
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竒矣乃取館之北
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
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

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
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
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
其號旣成作石于中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
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
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
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

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
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
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
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
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
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
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
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
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

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
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恠狀由屏南室中入
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
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
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
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櫛多篔簹之竹多橐
吾其鳥多種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
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種歸西有穴類仙奕入
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
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
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條雷山兩崖皆東
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
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糝稌酒陰虔則
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
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
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

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而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

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抵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與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傳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右柳子厚叙事之辭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末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九

詩歌

康衢謠

堯時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
力於我哉

南風詩

舜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卿雲歌

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麥秀詩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采薇歌 伯夷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矣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矣
命之衰矣

飯牛歌 甯戚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
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屢屢歌 百里奚妻

百里奚五羊皮炊屢屢烹伏雌今適富貴忘我
為

朱儒歌 魯人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
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築者謳 宋人

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去魯歌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
游哉維以卒歲

楚狂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滄浪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

獲麟歌 孔子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
我心憂

曳杖歌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黃鵠歌 魯寡陶嬰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者不

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
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
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
終不重行

紫芝歌

四皓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擘擘紫芝可以療飢唐虞
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日
人兮不若貧賤之肆志

五言

與蘇武

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
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
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
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
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徃路何
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恨恨不

得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
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別詩 蘇子卿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嫵婉及
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
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
嘆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
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怨歌行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
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
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
光暉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
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
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
髮後世稱聖賢

古詩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
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
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
日遊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
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
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
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
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
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
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
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
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
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
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庭前有竒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
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
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
機杼終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
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
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
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
化榮名以爲寶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
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
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
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苦寒行

魏武帝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
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
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
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
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
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善哉行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霑衣野雉
群雉猴猿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
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
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
隨波回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
載驅聊以忘憂

雜詩二首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
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霑我裳俯視清水波仰

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縱橫草蟲鳴何
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愁思絲絲思故鄉願飛
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嘆息斷絕我中腸
又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
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
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七哀詩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
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
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
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
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送應氏詩 曹子建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
朝霜願得展嫵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
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

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
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
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
妾當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
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
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贈丁儀王粲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
濁清壯哉帝王居住麗雒百城負闕出浮雲承
露繁秦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
勝全國爲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
怨在朝王子歡自管歡然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贈白馬王彪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
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
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其一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
縱橫中達絕無軌改轍登高崗修坂造雲日我
馬玄以黃其二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
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裊鳴衡柅豺
狼當踰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欲還絕無
蹊攬轡止踟躕其三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
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

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
懷撫心長太息其四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徃形
不歸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
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
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嗟令心悲其五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
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
後展慙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

情能不懷苦辛 其六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
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
手將何時王其愛王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
路援筆從此辭 其七

篋篋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
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
洛出名謳樂飲過二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

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
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
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適生在華屋處零落歸
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
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
矢何參差控絃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
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

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萬馬登高堤
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
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
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雜詩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
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遊過
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
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
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
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
道沉憂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
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
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
翔嗷嗷鳴索群願爲南流星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日夕宿

湘止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
耀難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
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
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
志甘心赴國憂

飛觀百餘天臨牖仰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
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閑國讐亮不塞甘
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絃急悲聲
發聆我慷慨言

怨歌行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
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
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當留連皇靈大動
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
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旣顯成王乃哀歎
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
相忘

贈從弟 劉公幹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
冰霜正慘悽終歲長端正
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
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
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
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雜詩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
馳翰未暇食日晏不知晏
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
釋此出西城登

高且遊觀方塘合白水
中有鳧與鴈安得肅肅羽
從爾浮波瀾

詠懷 阮嗣宗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
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二妃遊江濱道遙順風翔
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
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
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膏沐爲誰

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
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下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
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
草歲暮亦云已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
常保清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朝爲美少年夕
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毋相
鈞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
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
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
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鷓鴣發哀音素質游商
聲悽愴傷我心

灼灼西墜日餘光照我衣颺風吹四壁寒鳥相
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
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爲鷲雀

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秋胡行 嵇叔夜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
古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
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
耻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
黃犬其莫之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勞謙有悔忠信可久安勞謙有悔忠信可久安

天道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招禍患欲得
安樂獨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贈人從軍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目送
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泰玄嘉彼釣叟
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詠史 左太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
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

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
割夢想騁良圖左盼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
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
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
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士葉珥漢貂馮公豈不
偉白首不見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
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
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連璽耀前
庭比之猶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陰四術朱輪竟
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
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
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
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
雲浮峩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

爲歛來遊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
崗濯足萬里流

招隱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
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
鱗亦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
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猴糧幽蘭間重襟躊躇
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勵志

張茂先

大儀幹運天迴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周星火
旣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

其一

吉士思秋寔感物化日與月與荏苒代謝逝者
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

其二

仁道不遐德輔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大猷
玄漠將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

其三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般于游居多暇日如彼
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樸斲終負素質

其四

養由矯矢獸號于林蒲盧縈繳神感飛禽未伎

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 其五

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如彼
南畝力耒旣勤蔗葦致功必有豐殷 其六

水積成淵載澗載清土積成山歆蒸鬱冥山不
讓塵川不辭盈勉爾含弘以隆德聲 其七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微
以著乃物之理纏牽之長實累千里 其八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
脩業暉光日新隰朋仰慕予亦何人 其九

荅何劭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綬爲微纏文憲焉
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
我以遊娛穆如灑清風與若春華敷自昔同寮
案於今比園廬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髮
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翫儵魚
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群生明闇信異姿靜躁亦
殊形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

學少所經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
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
爲我戒夕惕坐自驚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
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雜詩 傅休奕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
鴈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
月出西方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
間野鳥號東廂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良時
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
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七哀 張孟陽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昔云漢
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膺膺季世喪亂起賊
盜如豺虎毀壞過一杯便房啓幽戶珠柙離玉
體珍寶見剽虜園寢化爲墟周墉無遺堵蒙籠
荆棘生蹊逕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頽隴並墾發萌楛營農圃昔爲萬乘君今爲丘

山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
餘音白露中夜結木落何條森朱光馳北陸浮
景忽西沉顧望無所見惟覩松栢陰蕭蕭高桐
枝翩翩栖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哀人
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
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
衣襟

詠史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
二踈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
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爲隕
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
四坐賓多財爲累患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
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雜詩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
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箠獨離居幾何時鑽

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
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颺扇
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暄氣凝天
高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糝豈再馥人生瀛海
內忽如鳥過目川上之嘆逝前脩以自勗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
懸旌出覩軍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
武一朝征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捨我衡門

衣更被縵胡纓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何必
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
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補下 東廣微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
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殮循彼南陔
厥草油油眷戀庭闈心不遑留彼居之子色思
其柔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

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噉嗽林鳥受哺于子養隆
敬薄惟禽之似最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
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藉藉士子
涅而不渝竭誠盡敬疊疊忘劬白華玄足在河
之曲堂堂處子無管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陟陽候詩 孫子荆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

呈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
聃猶爲天吉凶如糾纏憂喜相紛繞天地爲我
爐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乖離
卽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
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招隱詩 陸士衡

明發心不爽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
陵谷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
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

冷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
非有假安事澆醇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
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
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
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
此襟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短歌行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
重至華不載陽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
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
別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有旣臧
短歌可詠長夜無荒

塘上行

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君華
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旣已渥結

根奧且堅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
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懽
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
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扶風歌

劉越石

朝發廣莫門莫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
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太息淚
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列列悲風
起冷冷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

爲我結歸鳥爲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猿猴戲
我側資糧旣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
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惟昔李騫
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
競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遊僊

郭景純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
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

蕊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
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停雲 陶靖節

停雲思親友也樽湛新醪圍列初榮願言不從
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
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停雲靄靄
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
東窓願言懷人舟車靡從東園之樹枝條再榮

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
促席說彼平生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歛翮閑止
好聲相和豈無佗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
如何

時運

時運遊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飲獨遊
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
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

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稱心而言人亦
易足揮茲一觴遙然自樂延目中流悠悠清沂
童冠齊業閑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
殊世邈不可追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
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堂莫逮慨獨
在予

榮木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
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
若寄顛顛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采采榮木
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
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嗟予小子稟茲固陋
徂年旣流業不增舊志彼弗舍安此日富我之
懷矣恒焉內疚先師遺訓予豈云墜四十無聞
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
不至

九日閑居

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
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
其名露淒暄風息氣徹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
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頽齡如何蓬廬
士空視時運傾塵爵耻虛壘寒華徒自榮歛襟
獨閑謔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歸田園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
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
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
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
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裏復得反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晝掩荆扉虛室絕
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
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志日已廣常恐霜霰
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
試携子姪輩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
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
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
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
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
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
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
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
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
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
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
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游斜川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
念之動中懷及晨為茲游
氣和天為澄班坐依遠流
弱湍馳文魴閑

谷矯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聳層丘雖微九重
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
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
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移居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
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
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
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幾力耕吾不欺

和郭主簿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秋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

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和澤周三春清凉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
景徹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
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憂
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贈羊長史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
人書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

河不可踰九域甫爾去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
邁負疴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
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
駟馬無貫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乘運
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
晏如時來苟冥會婉孌憇通衢投策命晨裝暫
與田園疎眇眇孤舟逝縣縣歸思紆我行豈不

遙登陟千里餘日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
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拘
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夜行江陵途中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
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叩柅新秋月臨
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
闊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
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

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懷古田舍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
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
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卽事多所欣耕種有時
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
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

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叢
鴈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
役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
非所知聊以求今朝

西田穫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管而以求
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
入負耒還山中饒霜氣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
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鹽濯
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飲酒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
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
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
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
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
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
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
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
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撫寒柯遠
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
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縑縷茅簷下未
足爲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
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
歡此飲吾駕不可迴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
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
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

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
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
纏已時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盡介然分終
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
悠揚朱所以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
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
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
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
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
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擬古

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
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
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
年相思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

非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
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不學狂馳
子直在百年中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
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
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栢爲人
伐高墳互低昂頽基無遺主游魂在何方榮華
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着
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看顏我欲觀其人晨
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
意取琴爲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
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
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
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
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

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
得吾行欲何求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
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
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雜詩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
常身落地爲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
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

勵歲月不待人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暉蕩蕩空
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
眠知夕永欲言無余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
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
遠翥荏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
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
史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

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
此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
生豈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
金何用身後置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會替寒餒常
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麤
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
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爲陶一觴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
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
久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
存已矣何所悲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園無遺秀枯條盈
北園傾壺絕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
晷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
懷賴古多此賢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决履清歌暢
高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敝襟不掩肘藜
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
辯乃不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
不酬一日壽命盡敝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
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
生夕死復何求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
其官芻藁有常温採菘足朝飡豈不實辛苦所
懼非飢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
閭清節映西關

詠三良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
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
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
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
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

良人不可贖
泫然霑我衣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
志在報強嬴
招集百夫良
歲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
提劍出燕京
素驥鳴廣陌
慷慨送我行
雄髮指危冠
猛氣衝長纓
飲餞易水
上四座列群英
漸離擊悲筑
宋意唱高聲
蕭蕭哀風逝
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
羽奏壯士驚
心知去不歸
且有後世名
登車何時顧
飛蓋入秦庭
凌厲越萬里
逶迤過千城
圖窮事自至
豪主正怔營
惜哉劍術疎
竒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沒
千載有餘情

讀山海經

子皿夏草木長
遶屋樹扶疎
衆鳥欣有託
吾亦愛吾廬
旣耕亦已種
時還讀我書
窮巷隔深轍
頗迴故人車
歡然酌春酒
摘我園中蔬
微雨從東來
好風與之俱
汎覽周王傳
流觀山海圖
俯仰終宇宙
不樂復何如

桃源

羸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
云逝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
入從所憇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蚕收長
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
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
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
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知慧竒蹤隱五百一
朝敞神界淳薄旣異源旋復還幽敞借問游方
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登池上樓

謝靈運

潛蚪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作
淵沈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卧
痾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
瀾舉目眺嶇嶮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
生春草園柳遍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
在今

石壁精舍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
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
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
逕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
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過始寧墅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
茲年緇磷謝清曠疲薶慙真堅拙疾相倚薄還
得靜者便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

頓水涉盡洄沔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白雲
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廻江築觀基曾巔
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爲樹枌檟無令孤
願言

初去郡

彭薛裁知耻貢公未遺榮或可憂貪競豈足稱
達生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棲巖卑
位代躬耕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
任有疾像長卿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恭承

古人意促裝反柴荆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
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理棹遄還期遵渚鷺
修垆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靜天
高秋月明憇石挹清泉攀林蹇落英戰勝臞者
肥監止流歸停即是羲唐化獲我擊壤聲

田南樹園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病丘
園中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
扉面南江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群木旣羅
戶衆山亦對牕靡逸趨下田迢遞瞰高峯寡欲
不期勞即事罕人功唯開蔣生逕求懷求羊蹤
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齋中讀書

昔余游京華未嘗廢丘壑矧迺歸山川心跡雙
寂寞虛館絕爭訟空庭來鳥雀卧疾豐暇豫翰
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旣笑沮滯
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
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石門新營

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
可捫娟娟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
期何由敦芳塵凝瑤席清醕滿金樽洞庭空波
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諉俯濯
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暎
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
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匪爲衆人說與
與智者論

秋懷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
秋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寒
唳度雲鴈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耿介繁慮
積展轉長宵半夷險難豫謀倚伏昧前笑雖好
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
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
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亂頽魄不再圓傾
羲無兩旦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各勉玄髮

歡無貽白首歎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五君詠

顏延年

阮公雖淪跡識密鑿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
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
窮能無慟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
凝神立俗迂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鍛龍
性誰能馴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鍾不足歡榮色豈
能眩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
衷自此見

仲容青雲器貫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
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覲屢薦不入官一
麾乃出守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
章句交呂旣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側
愴山陽賦

東武吟

鮑明遠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
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
虜窮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
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旣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
一朝異孤續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腰鎌刈葵藿倚伏牧鷄狔昔如韝上鷹今似檻
中狻徒積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
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寬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
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劔怒使
者遙相望鴈行緣石逕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
月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
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
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
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夕不相知何

况異鄉別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
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
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
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白頭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猜恨坐
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爲瑕丘
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鳧鵠遠成
美薪芻前見陵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
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郡齋閑坐答呂法曹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窓中列遠岫庭際俯
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
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
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夜發新林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反

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邑宮
雉正相望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
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
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寄言爵羅者寥廓已高翔

之宣城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
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旣懽懷祿情復
愜滄州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

姿終隱南山霧

晚登三山望京邑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
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
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
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

直中書省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
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沉映朱網紅藥當階翻蒼

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
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
陵風翰聊恣山泉賞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旣灑百常觀復集九
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慢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
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
首乘流畏曝鯁動息無兼遂岐路多徘徊方同
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遊東田

感感苦無侖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
茵閣遠樹暎仟仟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
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別范安成

沈作文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
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
以慰相思

遊沈道士館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懽娛人事盡性情猶
未克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旣表祈年觀復
立望仙宮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
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
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
所累非外物爲念在玄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
輕鴻都令人逕絕唯使雲路通一舉陵倒景無
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感遇詩

陳伯玉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
朝凝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
五誰能徵

蘭若生春夏辛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絳冒紫莖
遲遲白日晚娟娟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樂羊爲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
得忠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麇翁孤獸猶不忍况
以奉君終

聖人祕元命懼世亂其真如何嵩公輩談譎誤

時人先天誠爲美階亂禍誰因長城備胡寇羸
禍發其親赤精旣迷漢子年何救秦去去桃李
花多言亂如麻

深居觀元化悻然爭朶頤群動相啖食利害紛
凝凝便便夸毗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
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卧觀物化悠悠念
無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羸殂落方自此感
歎何時平

聖人不利已憂濟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臺安
可論吾聞西方化清淨道彌敦柰何窮金玉彫
刻以爲尊雲構山林盡瑤圖珠翠煩鬼功尚未
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適增累矜知道逾昏

玄天幽且默群議曷啍啍聖人教猶在世運久
陵遲一繩將何繫憂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
爲塵所欺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如美人意驕愛比
黃金殺身炎州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歲

羶爛錦衾豈不在遐遠
虞羅忽見尋多材
信爲累歎息此珍禽

昔日章華宴荆王
樂荒淫霓旌翠羽蓋
射兕雲夢林
竭來高堂觀
悵望雲陽岑
雄圖今何在
黃雀空哀吟

可憐瑤臺樹灼灼
佳人姿碧華
映朱實攀折
青春時豈不盛
光寵榮君白玉墀
但恨紅芳歇
凋傷感所思

竭來豪遊子
勢利禍之門
如何蘭膏歎
感激自先寃
衆趨明所避
時棄道猶存
雲泉旣已失
羅網與誰論
箕山有高節
湘水有清源
唯應白鷗鳥
可爲洗心言

訓暉上人夏日林泉

聞道白雲居
窈窕青蓮宇
巖泉流雜樹
石室千年古
林卧對軒窓
山陰滿庭戶
方釋塵勞事
從君襲蘭杜

古詩 李太白

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誰陳
王風委蔓草
戰國多

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在秦正聲何微茫哀
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
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
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
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蟾蜍薄大清蝕
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蟠螭入紫
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蕭蕭
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
沉歎終永夕感我涕沾衣

秦帝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劔抉浮雲諸侯盡
西來明斷自天啓大畧駕群才收兵鑄金人函
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琅邪臺刑徒七十
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
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噴雲雷
鬢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萊徐氏載秦女樓船幾
時回但見三泉下金椁葬寒灰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風土固

其然昔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
雪迷胡天蟣虱生虎鶻心魂逐旌旃苦戰功不
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
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
日東陵侯富貴固如此營營何所求
齊有個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
光耀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未照意輕千金贈顧
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松栢本孤直難爲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
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
歸富春山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
息冥棲巖石間

君平旣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
群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安知天漢上白
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冥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歲落秋草黃登高望
戎虜荒城空大漠邊色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嗟

峨蔽榛莽借問誰陵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
皇勞師事鼙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
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
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
豺虎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
齊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
糠養賢材方知黃鵠舉千里獨徘徊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爲斷腸花暮逐東
流水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故人年
年橋上游鷄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
陽餘輝半城樓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
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
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
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
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歎
息綠珠成怨讎何如鴟夷子散髮棹扁舟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

爲傳試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歎
息空悽然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雲蹠蹠長
嘶鳴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昔視秋蛾飛今
見春蠶生嫋嫋桑結葉萋萋柳垂榮急節謝流
水羈心搖縣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
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
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暮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秋蟬號階軒感物憂
不歇良晨竟何許大運有淪忽天寒悲風生夜
久衆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達明發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群鳥皆
夜鳴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
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爲荅言楚徵兵渡瀘及五
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
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
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驅豈

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醜女來効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

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爲群東海沉碧水西閩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

以躡清芬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群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古來共嘆息流淚空沾裳

孤蘭生幽園衆芳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霜早浙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爲誰發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風飄大

荒寒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暉浮
雲無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鴦且復歸去
來劔歌行路難

鳳饑不啄粟所食惟琅玕焉能與群鷄蹙促爭
一餐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
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
報感別空長歎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
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聞遺歌王
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蒐

八荒馳驚駭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振
大壑龍鳳脫網罟飄颻將焉託去去乘白駒空
山詠場藿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春風榮生此艷
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
落早相失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颯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
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歸去瀟湘沚沉

吟何足悲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哂趙
王璧趙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流俗多錯誤豈
知玉與珉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
何託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美人不我期草
木日零落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
荒淫彼美邪佞子婉孌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

歌千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霞
客瑤臺鳴玉琴

越客採明珠提壺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
皇都獻君君按劔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
心增煩紆

我行巫山渚尋古登陽臺天空綵雲滅地遠清
風來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沒樵
牧徒悲哀

惻惻泣路歧哀哀悲素絲路歧有南北素絲無

變移斗酒強然諾寸心猶自疑張陳竟火滅蕭
朱亦星離衆鳥集榮柯窮魚守空池嗟嗟失權
客勤問何所規

江行寄崔員外

飄颻江風起蕭颯海樹秋登艫美清夜挂席移
輕舟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
覺雲林幽歸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
歇復聽菱歌愁岸曲迷後浦沙明瞰前洲懷君
未可見望遠增離憂

送韓淮裴政孔巢父還山

獵客張兪豈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
巖戶韓生信英彥裴子含清真孔侯復秀出俱
與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衾臥盤石斧冰漱寒
泉三子同二屐時時或乘興徃徃雲無心出山
揖牧伯長嘯輕衣簪昨宵夢裏還云弄竹溪月
今晨魯東門悵飲與君別雪崖沒去鳥蘿逕迷
歸人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

畱別金陵諸公

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鍾山危波瀾傾側駭
奔鯨黃旗一掃蕩割壤開吳京六代更霸王遺
跡見都城至今秦淮間禮樂秀群英地扇鄒魯
學詩騰顏謝名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尋
廬峯頂先繞漢水行香爐紫煙滅瀑布落太清
若攀星辰去揮手緬含情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
空宜魯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歇鞍憇古木解

帶挂橫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飈吹雲歸碧海
夕鴈沒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擬古

青天何歷歷明星白如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
盈尺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紈素遊
子悲行役瓶冰知冬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
飛飄飄不言歸別後羅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
託宵夢因之寄金徽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窻懸

清光遙夜一美人羅衣霑秋霜含情弄柔瑟彈
作陌上桑絃聲何激烈風卷繞飛梁行人皆躅
躅棲鳥起迴翔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
同心者飛作紫鴛鴦

君爲女蘿草妾作兔絲花百尺託遠松纏絲來
一家誰言會合易各在青山崖女蘿發清香兔
絲斷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競飄揚生子不知
根因誰共芬芳若識二草心海潮亦可量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

陽春石火無畱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
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
惚未若醉中真清都綠玉樹灼爍瑤臺春攀花
弄秀色遠贈天仙人香風送紫藥直到扶桑津
取掇世上豔所貴心之珍相思傳一笑聊欲示
情親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
自居吹簫舞彩鳳酌醴餽神魚千金買一醉取
樂不求餘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疏愚夫同瓦

石有才知卷舒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轍魚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顏
西荒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鴛鴦非越鳥何
爲眷南翔惟昔鷹將大今爲侯與王得水成蛟
龍爭池奪鳳凰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
世路今太行迴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遂無少
可樂曠野多白骨幽魂共銷鑠榮貴當及時春
花宜照灼人非崑山玉安得長璀錯身沒期不
朽榮名在麟閣

月色不可掃容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
白草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
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味者難精討爾非千歲
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爲寶
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
古塵月兔空擣藥扶桑已成新白骨寂無言青
松豈知春前後更歎息浮榮何足珍
仙人騎綵鳳昨下閩風峯海水三清淺桃源一
見尋遺我綠玉盃兼之紫瓊琴盃以傾美酒琴

以閑素心二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裏
風盃動天上月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
成圓佳期綵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
望涼風前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旣殊流楚山亦
此分人生難稱意豈得長爲群越鷺喜海日燕
鴻思朔雲別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
昏夢長覺道遠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四皓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臥松雪間冥鑿不
可識雲窻拂青靄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於
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陰虹濁太
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兩歛起生羽翼功成
身不居舒卷在胷臆宵冥合元化茫昧信難測
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則

南軒松

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緜暮清風無閑時瀟洒終

日夕陰生古苔綠色染秋烟碧何當凌雲霄直
上數千尺

學古思邊

銜悲上隴首腸斷不見君流水若有情幽哀從
此分蒼茫愁邊色惆悵落日曛山外接遠天天
際復有雲白鴈從中來飛鳴苦難聞足繫一書
札寄言歎離群離群心斷絕十見花成雪胡地
無春暉征人行不歸相思杳如夢珠淚濕羅衣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何處聞秋聲悠悠北窻竹迥薄萬古心攬之不
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
我簷下宿嬾從唐生訣羞訪季生十四十九年
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瀟洒世道有翻覆陶令
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

久臥名山雲遂爲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弄終
日夕月銜樓閣峯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真
趣非外惜懸啼桂方秋風滅籟歸寂緬思洪崖

術欲往滄海隔雲車來何遲撫几空歎息

秋登巴陵望洞庭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明湖映天光徹底見
秋色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山青滅遠樹水
綠無寒煙來帆出江中去鳥向日邊風清長沙
浦霜空雲夢田瞻光惜頽髮閱水悲徂年北渚
旣蕩漾東流自潺湲郢人唱白雪越女歌採蓮
聽此更腸斷憑崖淚如泉

登新平樓

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天長落日遠水靜寒
波流秦雲起嶺樹胡鴈飛沙洲蒼蒼幾萬里日
斷令人愁

春日獨酌

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間且對一樽酒澹然萬
事閑橫琴倚高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
日孤雲還但悲光景晚宿昔成秋顏

望廬山瀑布水

西望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

千里歛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
洒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
斷江月照還空空空中亂濛射左右洗青壁飛珠
散輕霞流沫拂穹石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閑
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顏且諧宿所好永願辭
人間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臥
前楹覺來眄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
風語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
月曲盡已忘情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杜子美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
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
志常覲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
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
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
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

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
耻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
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謔頗愁絕歲暮
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
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
喘嶮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
林相摩戛君臣留懽娛樂動殷穆嶠賜浴皆長
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
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

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
戰慄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
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驅蹄
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
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
群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
柱折河梁幸未圻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
廣不可越老妻旣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
顧庶徃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

捨一哀里巷猶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
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
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途因
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
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
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休惕久未出雖乏諫諍
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

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總行在道途猶恍惚
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
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
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焉窟邠郊入地
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
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
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
歎身世拙坡陀望廊時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

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
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
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况我墮胡塵及歸盡
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
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
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纒繞過膝海圖
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
老夫情懷惡悲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
凜慄粉黛亦何包衾裯稍羅列瘦面復光癡女

頭自飾學母無不爲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鈿
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
挽鬚誰能即噴喝離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
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
卒仰看天色改旁覺祆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
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
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
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
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

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
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
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競
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
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
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
白獸闕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
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玉華宮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
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
色正蕭灑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
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譌淚盈把冉冉
征途問誰是長年者

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白曾宮憑風迥岌業土
囊口立神扶棟榱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
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巖恠石走哀猿啼一

聲客淚送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
國不二焉爲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
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我來屬時危仰望嗟
歎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首

羌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烏雀噪歸客千
里至妻孥恠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
還偶然遂隣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
燭相對如夢寐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
却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
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
酌且用慰遲暮

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
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父遠行手中各有携傾
盃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旣未
息兒童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媿深情歌罷
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
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
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
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
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日夕望其平
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
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
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
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
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
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
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
請屬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

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
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
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
母未去出人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
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
路傍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
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
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
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
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
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
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
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

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
悲骨髓乾男兒旣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卧路
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
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
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
盛端憶昔少壯日遲回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
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
土安敢尚盤桓垂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
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
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
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
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
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
所携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旣盪盪遠
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生我不得
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
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
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萬人尚流
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化作虎與豺浩蕩
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
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烝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

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短開
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
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
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刀斗喧聲連萬方
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鶴鶴號
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留花門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
漢月自古以爲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

縻固不絕胡爲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
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營
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烏休飛哀笳曉幽咽
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
豐索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胡塵踰太行雜
種抵京室花門旣湏留原野轉蕭瑟

塞蘆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
荆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廻略大荒來嶠
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
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
昆戎徒爲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
誰能叫帝閭胡行速如鬼

義鶻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
朝食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彊不可制黃
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湏領健
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挾孤影嗷哮來九天修鱗

脫遠枝巨顛圻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
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衆雖死亦垂
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鷲鳥最急
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滴水
涓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
許與分只在顧盼間聊爲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晦日尋崔戡李封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敝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
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

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
交會心真罕倚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
仁里懽况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竹頗脩脩
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
樽愁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芽旣青出蜂
聲亦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
氏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爲身謀威鳳
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爲之翻百川皆亂流
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

沉浮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旣雨晴且佳出郭眺四郊蕭蕭春
增華青熒陵坡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
飢豈無涯干戈雖橫放慘澹鬪龍蛇甘澤不猶
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
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
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英賢遇轅軻遠引蟠
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

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
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
程到湏早去秋群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遺
疇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閣中老奪我
同官良飄飄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
若人才思闊溟漲浸絕島罇前失詩流塞上得
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

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九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三十

詩

遣興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
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爲蔓草纏故老行嘆息今
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
將三軍同晏眠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
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

聞兵甲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
土載驅誰與謀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
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
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
翁忘機對芳草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生別長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
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

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
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
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
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
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
華斯人獨顛顛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
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
識路昔如水上鷗今如冑中兔性命由他人悲
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脚蝮虵長如樹呼號旁孤
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爲才名誤夫子
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
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
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

遣興

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

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
舍在所尋大哉霜雪榦歲久爲枯林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
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
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
路長避寇一分散饑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
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

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
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游宿
南山煙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迴首載酒地豈
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遺興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黃
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雨降客九
月猶絺綌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駢弓金瓜鎬白馬蹏
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
戶有旌節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
風前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
爲時所憐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
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
其掛懷抱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
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
海日淒涼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徃徃凌
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
人幾悲吒

前出塞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
禍羅君已富土壤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忝

聲行負戈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
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
圖麒麟戰骨當速朽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
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
百羣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
擒王殺人當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凌豈
在多殺傷

驅馬天西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

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鬪爭况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白居易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

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
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
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
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
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
議議者死路衢

發秦州

我衰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

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如涼秋草木未黃落况
聞山水幽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
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笋清池可方舟雖傷
旅寓遠庶遂平生游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
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
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
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
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猱
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伸
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官采美
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榦盡無以充提携柰何
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鳳凰臺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
悠悠石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爲
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我能剖心

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
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
坐看綵翮長舉意入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
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洪猷再光中興業一
洗蒼生憂深衷正爲此羣盜何淹留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
木竦地僻無網罟水清至多魚好鳥不妄飛野
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

閩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
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劔門

惟天有設險劔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
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
萬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淒愴三皇五帝
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
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
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

惆悵

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戍况
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
宰罪一雪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何由見寧
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
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絨風濤涌中有掉

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禱承
君終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
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
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
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難息當路子干戈尚
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
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昔聞黃金
多坐見悔吝生柰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
卷遠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藜羹

病栢

有栢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
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
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
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
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恠
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枯櫟

蜀門多櫟桐高者十八九其皮剝剝甚雖衆亦

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
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
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樹木使我沉歎久死者
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雀豕側見寒蓬走
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藿

枯樹

梗榘枯嶢嶢鄉黨出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
生意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拆萬
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鴿遂不
來天雞爲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
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
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送韋諷上閩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
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
者貴爲德韋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
地喜見朱絲直當今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
救瘡痍先應去螫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

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唯長兒童自覺成
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
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游方
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
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
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徒兒簸紅旗此樂幾
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

峽徒雷吼所憂賊盜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
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
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

寄題江外草堂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
林泉遭亂到蜀江卧病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
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
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
會心侶數能同釣舩于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

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賢達士寧受外
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慘
澹凌風煙事迹無固必幽貞愧雙全尚念四小
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長末爲隣里憐

述古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爲問馭
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
子忍朝饑古時君臣人可物理推賢人識定
分進退固其宜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
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爲本邪
羸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
鞅法令如牛毛

過郭代公故宅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
自若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
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
親指揮存顧託群公有慙色王室無削弱迥出

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得行遺跡池館皆䟽鑿
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寶劔篇神交付
冥漠

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
坤軸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粳
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
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嘆
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

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猶
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祠自古昔非
唯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
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
鬱陶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緼袍風雷颯萬里霈
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
人二江聲怒號流惡邑里清矧茲遠江臯荒庭

步鶴鶴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餌頓忘所進勞
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隴畝勸耕自
官曹四隣出來耜何必吾家操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
杜鵑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
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
拜重是古帝寬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
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
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
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
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三韻三篇

高馬勿唾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
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起樯必椎牛挂席集
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

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同元使君春陵行

覽道州元使君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
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
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
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
不意復見此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
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緜盜賊際狼狽江

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
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作郊
見俊括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
臣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
月一字借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何時降
璽書用爾爲丹青獄訟久衰息豈唯偃甲兵悽惻
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
飈振南嶽之子寵若驚色阻金印大興含滄溟清
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

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
字歌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下告勞苦無以供
日夕蓬莠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療風童
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筐亭午
際洗剝相蒙幕登床半生熟下筯還小益加點
瓜薤間依稀橘奴跡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窄
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戰地骸

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雷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懼此農
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
梗空俯俚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
啼瘡痍向誰數暴尫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
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
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覩上天鑠金石群盜亂
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昨宵殷其雷風

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竭腸胃
融汗滋衣裳污吾衰尤拙計失望築場圃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來相望七夕誰
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
必秋遂通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爲
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
翊堂殿鳴玉淒房櫛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
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浥重露日出甘

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
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
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
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上後園山脚

昔我游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
八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事玄
冥蔚強梁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平原獨憔悴
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時

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
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復見况乃懷
舊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
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
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
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父祖塋纍纍塚相當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
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八哀詩

贈司空王公思禮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物
不隔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
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
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
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
飛兔不近駕鷲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飽聞春
秋癖曾襟日沈靜肅肅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
乘猶辟易禰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

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
登寶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
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玉拜跪畢讜議果
冰釋翠華卷飛雪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帳
殿涇渭關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搃禁暴靖無
雙爽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
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
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田
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
述廉藺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
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脇朔方氣乃蘇黎
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
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
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勲小敵信所怯
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青蠅紛營營風雨秋
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

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
姿側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
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扶顛末蕭條未濟失利涉疲繭竟何人灑涕巴
東峽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
成名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
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

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
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
受詞劔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飄沙
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疑身情一血相視忠
臣氣不平密論正觀體揮發曷陽征感激動四
極連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匡汲
俄寵辱衛霍竟衰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
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群鳥自朝夕白馬休
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

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失壁
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豈無
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弁
意待大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
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
誼徒忠貞飛旄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無馬融
笛悵望龍驤坐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

外春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
異見群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
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
動若一萬馬肅駢駢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
箭出飛鞞內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翻下拂明
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爲新王每中一物手
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义上陳竟無銜屨
虞聖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唯
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

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
霑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沂墓
久狐兔鄰苑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
悲泛舟俱遠津温温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
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
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
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銳精窮造化

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
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
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
思計眴眇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
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
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
調給美擺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嘆
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
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

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
翩低垂困炎厲日斜鵬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
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夙擁文侯篋
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蔽禍階初負謗易力何
深濟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叙東都別朝
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
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
古豈然鍵捷歛不閉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
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鯤鯨噴

迢遺坡陀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
波延揭厲子孫在如綫舊客舟疑滯君臣尚論
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

故祕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充讀書東岳中十載考
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巘負米晚爲身每
食臉必泣夜宇照蕪薪垢衣生碧薜庶以勤苦
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
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宗匠集精選

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掾吏亦
累踐晨趨閭闔內足踏宿昔躡一麾出守還黃
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
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
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范擘顧其兒李斯憶黃犬
祕書茂松意再扈祠壇墀前後百卷文枕藉皆
禁籙篆刻揚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
兕豈獨剽反爲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
芝事絕萬手奉垂之俟來者正始貞勸勉不要

縣黃金胡爲投乳贖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行
滎陽復冥冥罪罟已橫骨嗚呼子逝日始秦則
終蹇長安米萬錢相子盡食喘戰伐何當解歸
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錢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鷄鵠至魯門不識鐘鼓響孔翠望赤霄愁思彫
籠養滎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
乃氣清爽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
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

無遺恨蒼葭何技癢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
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顧不一體變鍾
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昔獻書畫圖新
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三絕自御
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踈放彈琴視天壤形骸
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
晚就芸香閣胡塵昏垓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
滌盪者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漿履穿四明雪飢
拾楮溪椽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

南秋色餘颺颺別離慘至今班白徒懷曩春深
秦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
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踈闊平昔濫
推獎百年見存沒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
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
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
遑等箕頰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

嶠天地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綦梗骨驚
畏曩哲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慙多幸
敢忘二疎歸痛迫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荊州謝
所領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
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
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
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牋誅任昉聘
自我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
雀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
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
碑猶思理煙艇

遣懷

昔我宋中遊惟梁孝王都名令陳留亞劇則具
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
客多歡娛白刃讐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
裏報荅在斯須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
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
芒碭雲一去鴈鷺空相呼先帝正好武窳海未

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
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
已元和辭大鑪亂離朋友盡合杳歲月徂吾衰
將焉託存沒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
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見顏鮑繫舟卧
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鴈將
文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吾慕漢初老時

清猶茹芝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
日高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
爾從者勞石間采蕨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死百
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畧同刻剝及錐刀貴人
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
柰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時貰
緼袍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
雲岑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
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瓮餘不盡
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
憔悴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
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歛得文翁肆侏侏胃子

若舞風雩至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
資雅才渙然立新息衡山雖小邑首倡恢大義
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講堂非曩構大屋加
塗墍下可容百人堵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
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
時輓轡東階屣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故國
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
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
失墜

擬古 韋蘇州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
險難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向有歸行
子何獨難

驅車背鄉園朔風卷行迹嚴冬霜斷肌日入不
遑息憂歡客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君詎知冰
玉徒貞白

嘉樹藹初綠蘼蕪吐幽芳君子不在賞寄之雲
長路長信難越惜此芳時歇孤鳥去不還緘

情向天末

月滿秋夜長鶯鳥號北林天河橫未落斗柄當
西南寒蛩非洞房好鳥無語下商飈一夕至獨
宿懷重衾舊交日千里隔之八與沉人生豈草
木寒暑移此心

酒星非所酌月桂不爲食虛薄空有名爲君長
歎息蘭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霜葉歲
暮靄顏色折柔將有贈延意千里客草木知賤
微所貴寒不易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我鳴良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千恨情碧草生舊迹綠琴歇芳聲思將魂夢歡反側寐不成擊衣迷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惻不知雙涕零

秋天無留景萬物藏光輝落葉隨風起愁人獨何依華月屢圓缺君還浩無期何如雨絕天一去音問違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隔託此傳

幽音冰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漆以固交深

雜體

沉沉匣中鏡爲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南金旣雕錯鞶帶共輝飾空存鑒物名坐使妍蚩惑美人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工日日空歎息

古宅集祆鳥羣號枯樹枝黃昏窺人室鬼物相與期居人不安寢搏擊思此時豈無鷹與鷂飽

肉不肯飛既垂逐鳥節空養凌雲姿孤奉肉食
恩何異城上鷗

春羅雙鴛鴦出自寒夜女心精煙霧色指歷千
萬緒長安貴豪家妖艷不可數裁此百日功唯
將一朝舞舞罷復裁新豈思勞者苦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賈人鐸能使大
樂諧鏗鏘發宮徵和樂變其哀人神既昭享鳳
鳥亦下來豈非至賤物一奏升天階物情苟有
合莫問玉與泥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攜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祭此泉
下人始自翫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縱坐
望還山雲且遂一權笑焉知賤與貧

效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
柰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
生豈在多

移疾會詩客

對此嘉樹林獨有戚戚顏抱瘵知曠職淹旬非
樂聞釋子來問訊詩人亦扣關道同意暫遣客
散襟襟還園徑自幽靜玄蟬噪其間高窻瞰遠
郊暮色起秋山英曹幸休暇恨恨心所攀

南塘泛舟會元六日昆季

端居倦時燠輕舟泛廻塘微風飄襟散橫吹繞
林長雲澹水容夕雨微荷氣涼一寫惰勤意寧
用訴華觴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
閣涼煩疴近消散嘉賓復蒲堂自慙居處崇未
覩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迹忘鮮肥屬時
禁蔬菓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
體自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汪洋
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疆

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

鑿崖泄奔湍稱古神禹跡夜喧山門店獨宿不
安席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

轉空山驚貽之道門舊了此物我情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直方難爲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顧沉埋案
牘間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
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儻如
此攜手相與還

贈盧嵩

百川注東海東海無虛盈泥滓不能濁澄波非
益清恬然自安流日照萬里晴雲物不隱象三
山共分明柰何疾風怒忽若基柱傾海水雖無
心洪濤亦相驚怒號在倏忽誰識變化情

寄馮著

春雷起萌蟄土壤日已踈胡能遭盛明才俊伏
里間偃仰遂真情所求唯斗儲披衣出茅屋盥
漱臨清渠吾道亦自適退身保玄虛幸無職事
牽且覽按上書親友各馳騫誰當訪弊廬思君
在何夕明月照廣除

寄盧庾

悠悠遠離別分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反使心
不安亂髮思一櫛垢衣思一浣豈如望友生對
酒起長嘆時節異京洛孟冬天未寒廣陵多車
馬日夕自遊盤獨我何耿耿非君誰爲歡

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

將違安可懷宿戀復一方家貧無舊業薄宦各
飄颺執板身有屬淹時心恐惶拜言不得留聲
結淚滿裳漾漾動行舫亭亭遠相望離晨苦須
臆獨往道路長蕭條風雨過得此海氣涼感秋
意已違况自結中腸推道固當遣及情豈所忘
何時共還歸舉翼鳴春陽

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

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煙霧歸棹洛陽人殘鍾廣
陵樹今朝此爲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公
洄安得住

淮上卽事寄廣陵親故

前舟已漉漉欲渡誰相待秋山起暮鍾楚雨連
滄海風波離思滿宿昔容鬢改獨鳥下東南廣

陵何處在

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

息駕依松嶺高閣一攀緣
前瞻路已窮既請喜
更延出巘聽萬籟入林濯
幽泉鳴鍾生道心暮
磬空雲煙獨往雖暫適
多累終見牽方思結茅
地歸息期暮年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風雨來須臾蒲城闕
岩堯青蓮界蕭條孤
興發前山遽已靜陰雷
夜來歇喬木生夏涼流

雲吐華月嚴城自有限
一水非難越相望曙河
遠高齋坐超忽

休沐東還胄貴里示端

宦游三十載田野久已踈
休沐遂茲日一來還
故墟山明宿雨霽風暖
百卉舒泓泓野泉潔熠
熠林光初竹木稍摧翳
園場亦荒蕪俯驚鬢已
衰周覽昔所娛存沒惻
私懷變遷傷里閭欲言
少留心中復畏簡書世
道良自退榮名亦空虛
與子終攜手歲晏當來居

獨遊西齋寄崔主簿

同心忽已別，昨事方來昔。
幽徑還獨尋，綠苔見行跡。
秋齋正蕭散，煙水易昏夕。
憂來結幾重，非君不可釋。

閑居贈友

補吏多下遷，罷歸聊自度。
園廬既蕪沒，煙景空澹泊。
閑居養痾瘵，守素甘葵藿。
顏鬢日衰耗，冠帶亦寥落。
青苔已生路，綠筠始分籜。
夕氣下遙陰，微風動疎薄。
草玄良見誚，杜門無請託。
非君

好事者誰來，顧寂寞。

善福精舍示諸生

湛湛嘉樹陰，清露夜景沉。
悄然羣物寂，高閣似陰岑。
方以玄默處，豈爲名迹侵。
法妙不知歸，獨此抱冲襟。
齋舍無餘物，陶器與單衾。
諸生時列坐，共愛風蒲林。

秋夜南宮寄澧上二弟及諸生

暝色起煙閣，沉抱積離憂。
况茲風雨夜，蕭條梧葉秋。
空宇感涼至，頽顏驚歲周。
日夕遊闕下，山

水憶同遊

園林宴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

田家已耕作井屋起晨煙園林鳴好鳥閑居猶
獨眠不覺朝已宴起來望青天四體一舒散情
性亦忻然還復茅簷下對酒思數賢束帶理官
府簡牘盈目前當念中林賞覽物遍山川上非
遇明世庶以道自全

新秋夜寄諸弟

兩地俱秋夕相望共星河高梧一葉下空齋歸

思多方用憂人瘼况自抱微病無將別來近顏
鬢已蹉跎

郡中對雨贈元錫兼簡楊凌

宿雨冒空山空城響秋葉沉沉暮色至淒淒涼
氣入蕭條林表散的樂荷上集夜霧着衣重新
苔侵履濕遇茲端憂日賴與嘉賓接

寄暢當

寇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新應募籍籍動
京關出身文翰場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

羽插腰間昔爲瓊樹枝今有風霜顏秋郊細柳
道走馬一夕還丈夫當爲國破敵如摧山何必
事州府坐使鬢毛斑

京師叛亂寄諸弟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羈離官遠郡虎豹蒲
西京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
淚忽霑纓憂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
絕淮南春草生烏鳴野田間思憶故園行何當
四海晏甘與齊民耕

贈璨公

山僧一相訪吏案正盈前出處似殊致喧靜兩
皆禪暮春華池宴清夜高齋眠此道本無得寧
復有忘筌

寄恒璨上元

心絕去來綠跡順人間事獨尋秋草徑夜宿寒
山寺今日郡齋閑思問楞伽字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

白石欲持一瓢酒
遠寄風雨夕
落葉遍空山
何處尋行跡

宿永陽寄璨律師

遙知郡齋夜
凍雪封松竹
時有山僧來
懸燈獨自宿

示全真元常

余辭郡符去爾爲外事
率寧知風雪夜復此對
床眠始話南池飲更誅
西樓篇無將一會易歲
月坐推遷



歲日寄京師諸季端武等

獻歲抱深惻僑居念歸緣常患親愛離始覺世
務牽少事河陽府晚守淮南壻平生幾會散已
及蹉跎年昨日罷符竹家貧遂留連部曲多已
去車馬不復全閑將酒爲偶默以道自詮聽松
南巖寺見月西澗泉爲政無異術當責豈望遷
終理來時裝歸鑿杜陵田

西澗卽事示盧陟

寢扉臨碧澗晨起澹忘情空林細雨至圓文遍



水生末日無餘事山中伐木聲知子塵喧久暫
可散煩纓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
未眠

奉詔寄示丘丹

露滴梧葉鳴風秋桂花發中有學僊侶吹簫弄
山月

復理西齋寄丘員外

前歲理西齋得與君子同迨茲已一周悵望臨
春風始自踈林竹還復長榛叢端正良難久蕪
穢易爲功援斧開衆妙如師啓群蒙庭宇還清
曠煩抱亦舒通海隅雨雪霽春序風景融時物
方如故懷賢思無窮

送令狐岫宰恩陽

大雪天地閉群山夜來晴居家猶苦寒子有千
里行行行安得辭荷此蒲璧榮賢豪爭追攀飲
餞出西京樽酒豈不懽暮春自有程離人起視

日僕御促前征透遲歲已窮當造巴子城和風
被草木江水日夜清從來知善政離別慰友生

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爲錄事

鬱鬱楊柳枝蕭蕭征馬悲送君灞陵岸糾郡南
海湄名在翰墨場群公正追隨如何從此去千
里萬里期大海吞東南橫嶺隔地維建邦臨日
域温燠御四時百國共臻湊珍竒獻京師富豪
虞興戎繩墨不易持州伯荷天寵還當翼丹墀
子爲門下生終始豈見遺所願酌貪泉心不爲

磷緇上將翫國士下以報渴饑

送鄭長源

少年一相見飛轡河洛間歡遊不知罷中路忽
言還冷冷鷗絃哀悄悄冬夜閑丈夫雖耿介遠
別多苦顏君行拜高堂速駕難久攀雞鳴儔侶
發朔雪滿河關須臾在今夕罇酌且循環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簡略非世器委身同草木逍遙精舍居飲酒自
爲足累日曾一櫛對書常懶讀社臘會高年山

川恣透矚明世方選士中朝懸美祿除書忽到
門冠帶便拘束愧忝郎署跡謬蒙君子錄俯仰
垂華纓飄飄翔輕轂行將親愛別戀此西澗曲
遠峯明夕川夏雨生衆綠迅風飄野路回首不
遑宿明晨下煙閣白雲在幽谷

答崔主簿問兼簡溫上人

緣情生衆累晚悟依道流諸境一已寂了將身
世浮閑居澹無味忽復四時周靡靡芳草積稍
稍新篁抽即此抱餘素塊然誠寡儔自適一忻

意愧蒙君子憂

答長安丞裴稅

出身忝時士於世本無機爰以林壑趣遂成頑
鈍姿臨流意已淒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
事都若遺獨踐幽人蹤邈將親友違髦士佐京
邑懷念在貞詞久雨積幽抱清罇宴良知從容
操劇務文翰方見推安能戢羽翼顧此林栖時

奉酬處士叔見示

挂纓守貧賤積雪卧郊園叔父親降趾壺觴携

到門高齋樂燕罷清夜道心存即此同踈氏可
以一忘言

夏夜憶盧嵩

靄靄高館暮開軒滌煩襟不知湘雨來瀟灑在
幽林炎月得涼夜芳罇誰與斟故人南北居累
月間徽音人生無閑日歡會當在今反側候天
旦層城苦沉沉

春中憶元二

兩歌萬井春柔條已含綠徘徊洛陽陌惆悵杜
陵曲遊絲正高下啼鳥還斷續有酒今不同思
君瑩如玉

池上懷王卿

幽居捐世事佳雨散園芳入門靄已綠水禽鳴
春塘重雲始成夕忽霽尚殘陽輕舟因風泛郡
閣望蒼蒼私宴阻外好臨歡一停觴茲遊無時
盡旭日願相將

雲陽館懷谷口

清泚階下流云自谷口源念昔白衣士結廬在

石門道高杳無累景靜得忘言山夕綠陰滿世
移清賞存吏役豈遑暇幽懷復朝昏雲泉非所
濯蘿月不可援長往遂真性暫遊恨早喧出身
既事世高躅難等論

廣德中洛陽作

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今還洛陽中感此方
苦酸飲藥本攻病毒腸初自殘王師涉河洛玉
石俱不完時節屢遷斥山河長鬱盤蕭條孤煙
絕日入空城寒蹇劣之高步緝遺守微官西懷

咸陽道躑躅心不安

登樂游廟作

高原出東城鬱鬱見咸陽上有千載事乃自漢
宣皇頽墟久陵遲陳迹翳丘荒春草雖復綠驚
風但飄揚周覽京城內雙闕起中央微鍾何處
來暮色忽蒼蒼歌吹喧萬井車馬塞康莊昔人
豈不爾百世同一傷歸當守冲漠跡寓心自忘

任鄆令羨陂游眺

野水灑長塘煙花亂晴日氛氲綠樹多蒼翠千

山出遊魚時可見新荷尚未密屢往心獨閑恨
無理人術

西郊遊矚

東風散餘沍陂水淡已綠煙芳何處尋香靄春
山曲新禽呀暄節晴光泛嘉木一與諸君游華
觴忻見屬

與幼遐君貺兄弟同游白家竹潭

清賞非素期偶遊方自得前登絕嶺險下視深
潭黑密竹已成暮歸雲殊未極春鳥依谷暄紫

蘭含幽色已將芳景遇復款平生憶終念一歡
別臨風還默默

觀田家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
此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
犢西澗水饑劬不自苦膏澤且爲喜倉廩無宿
儲徭役猶未已方慙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南園陪王卿遊矚

形跡雖拘檢世事澹無心郡中多山水日夕聽

幽禽几閣文墨暇園林春景深雜花芳意散綠
池暮色沉君子有高躅相攜在幽尋一酌何爲
貴可以寫沖襟

春游南亭

川明氣已變巖寒雲尚擁南亭草心綠春塘泉
脉動景照聽禽響雨餘看柳重逍遙池館華益
媿專城寵

再游西山

南譙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歎乏弘量終朝親

簿書於時忽命駕秋野正蕭疎積逋誠待責尋
山亦有餘測測石泉冷曖曖煙谷虛中有釋門
子種果結茅廬出身馱名利遇境即躊躇守直
雖多忤視險方晏如况將塵埃外襟袍從此舒
游開元精舍

夏衣始輕體游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
目初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爲累形
跡一來疎

襄武館游眺

州民知禮讓訟簡得遨遊高亭憑古地山川當
暮秋是時秔稻熟西望盡田疇仰恩慙政拙念
勞喜歲收澹泊風景晏繚繞雲樹幽節往情惻
惻天高思悠悠嘉賓幸雲集芳罇始淹留還希
習池賞聊以駐鳴騶

秋景詣瑯琊精舍

屢訪塵外跡未窮幽賞情高秋天景遠始見山
水清上陟巖殿憇暮看雲壑平蒼茫寒色起迢
迢晚鍾鳴意有清夜戀身為符守嬰悟言緇衣

子瀟灑中林行

東郊

吏舍跼終年出郊曠清曙楊柳散和風青山澹
吾慮依叢適自憇綠澗還復去微雨靄芳原春
鳩鳴何處樂幽心屢止遵事跡猶遽終罷斯結
廬慕陶真可庶

行寬禪師院

北望極長廊斜扉映叢竹亭午一來尋院幽僧
亦獨唯聞山鳥啼愛此林下宿

藍嶺精舍

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遊愜始願忘險得
前賞崖傾景芳晦谷轉川如掌綠林含蕭條飛
閣起弘敞道人上方至深夜還獨徃日落群山
陰天秋百泉響所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

義演法師西齋

結茅臨絕岸隔水聞清磬山水曠蕭條登臨散
情性稍和綠原騎還尋急澗徑長嘯倚亭樹悵
然川水映

起度律師同后東齋院

釋子喜相偕幽林俱避喧安居同僧夏清夜諷
道言對閣景恒晏步庭陰始繁道遙無一事松
風入南軒

游瑯琊山寺

受命恤人隱茲游久未遑鳴騶響幽谷前旌耀
崇崗青冥臺砌寒綠縹草木香填壑壑花界壘
石構雲房經製隨巖轉綠繞豈定方新泉泄陰
壁高蘿蔭綠塘攀林堪栖止飲水得清涼物累

誠可遣疲疇終未忘還歸坐郡閣但見山蒼蒼

夏至避暑北池

晝晷已云極宵漏自此長未及施政教所憂變
炎涼公門日多暇是月農稍忙高居念田里苦
熱安可當亭午息羣物獨遊愛方塘門閉陰寂
寂城高樹蒼蒼綠筠尚含粉圓荷始散芳於焉
酒煩抱可以對華觴

同元錫題瑯琊寺

適從郡邑喧又茲三伏熱山中清景多石罅寒
泉潔花香天界事松竹人間別殿分嵐嶺明磴
臨懸壑絕昏旭窮陟降幽顯盡披閱欽駭風雨
區寒知龍蛇穴情虛澹泊生境寂塵妄滅經世
豈非道無爲馱車轍

任洛陽丞請告

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爲輪揆材各有用反性生
苦辛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休告卧空館養
病絕囂塵遊魚自成族野鳥亦有羣家園杜陵
下千歲心氛氲天晴嵩山高雪後河洛春喬木

猶未芳百草日已新著書復何爲當去東臯耘

縣齋

仲春時景好草木漸舒榮公門且無事微雨園
林清泱泱水泉動忻忻衆鳥鳴閑齋始延矚東
作興庶甿即事翫文墨抱沖披道經於焉日淡
泊徒使芳樽盈

休暇東齋

由來束帶士請謁無朝暮公暇及私身何能獨
閑步摘葉愛芳在欄竹憐粉汚崖幘偃東齋夏

天清曉露懷仙閱真誥貽友題幽素榮達頗知
踈恬然自成度綠苔日已蒲幽寂誰來顧

郡內閑居

棲息絕塵侶孱鈍得自怡腰懸竹使符心與廬
山緇永日一酣寢起坐兀無思長廊獨看雨衆
藥發幽姿今夕已云罷明晨復如斯何事能爲
累寵辱豈要辭

燕居即事

蕭條竹林院風雨叢蘭折幽鳥林上啼青苔人

跡絕燕居日已永夏木紛成結几閣積羣書時
來北窻閱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
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
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
劣誰謂薄世榮

郊居言志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樽中物餘事豈
相關交無是非責且得任踈頑日夕臨清澗逍
遙思慮閑出去唯空屋弊簣委窻間何異林棲
鳥戀此復來還世榮斯獨已顏志亦何攀唯當
歲豐熟閭里一歡顏

夏景端居即事

北齋有涼氣嘉樹對層城重門永日掩清池夏
雲生遇此庭訟簡始聞蟬初鳴逾懷故園愴默
默以緘情

新理西齋

方將昨訟理久翳西齋居草木無行次閑暇一
芟除春陽土脉起膏澤發生初養條刊朽枿護
藥鋤穢蕪稍稍覺林聳歷歷忻竹踈始見庭宇
曠頓令煩抱舒茲焉即可愛何必是吾廬

曉坐西齋

鼕鼕城鼓動稍稍林鷗去柳意不勝春巖光已
知曙寢齋有單禩靈藥爲朝茹盥漱忻景清焚
香澄神慮公門自常事道心寧易處

寓居永定精舍

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徃夢想在
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頃田方
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閒道心清卽與人羣
遠豈謂是非嬰

秋夜

暗窻涼葉動秋天寢席單憂人半夜起明月在
林端一與清景遇每憶平生歡如何方惻愴披
衣露更寒

種藥

好讀神農書多識藥草名持縑購山客移蒔羅
衆英不改幽澗色宛如此地生汲井旣蒙澤插
援亦扶傾陰穎夕房斂陽條夏花明悅翫從茲
始日夕繞庭行州民自寡訟養閑非政成

種瓜

率性方鹵莽理生尤自踈今年學種瓜園圃多
荒蕪衆草同雨露新苗獨翳如直以春窘迫過
時不得鋤田家笑枉費日夕轉空虛信非吾儕
事且讀古人書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柳子厚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間持貝葉書步出東
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
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
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悟心皆寂去歲別春陵泂流此
投跡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跏
趺便終夕風窻踈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

居滿庭芳草積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縈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
風雷高館軒霞表危樓凌山隈茲辰始激霽織
雲盡褰開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
吟叫叫羈鴻哀境勝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
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汎舟絕泂泅

南礪中題

秋氣集南礪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

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
藻舞淪漪去國竟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
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
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復笑昇
天行窳逐宦湘浦搖心劇懸旌始驚陷世議終
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慄慵踈寡將迎追遊疑所
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烏遂退征磴迴

茂樹斷景宴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鶴鳴
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間益知身
世輕爲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喬木餘故國願
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

與崔策登西山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
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
茫洞庭小迥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顏
波遙風遞寒篠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
胥靡遺壽等彭鏗天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
非令親愛踈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
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
頽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窠反如在幽谷榛
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
濁飄若昇雲間遠岫攢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
臨軒墮棲鳥當我還菡萏溢嘉色篔簹遺清斑

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久枯槁迄今始
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間親愛南
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閑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
相尋齒踈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
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壽聖
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
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

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
餘音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

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霧清自諧塵外意况與幽
人行霞散衆山迥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路聊
適義皇情

獨覺

覺來窻牖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末事驚
紛擾爲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迥樵唱來庭空燒燼落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爲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踈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

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飲酒

今日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酌先酒遺我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晦綠水函晏溫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卧有芳蓀彼哉

晉楚富此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于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瘴疴擾靈府日與徃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卧熟寐乃一蘇欠伸展支體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爲世儒道盡即閉口蕭散指囚拘巧者爲我拙智者爲我愚書史足自悅安

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爲名所驅

感遇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
栖息豈殊性集枯安
可任鴻鵠去不返勾吳阻
且深徒嗟日沉酒
九鼓驚竒音東海久
搖蕩南風已駸駸
坐使青天暮小星愁
太陰衆情嗜姦利
居貨捐千金危根
一以振齊斧來相尋
攬衣中夜起感物
涕盈襟微霜衆所踐
誰念歲寒心

掩役夫張進骸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
偶來紛喜怒哀奄忽已
復辭爲役孰賤辱爲貴
非神奇一朝續自定枯
朽無妍媸生平勤阜
樞劉秣不告疲旣死
給鞋櫛葬之東山基
柰何值崩湍蕩折臨
路垂髀然暴白骸散
亂不復支從者幸告
余睠之惘然悲
猶虎獲迎祭犬馬有
蓋惟佇立唁爾鬼豈
復識此爲舂鍤載埋
瘞溝瀆護其危我心
得所安不謂爾有知
掩骼著春令茲焉適
其時及物非吾輩
聊且顧爾私

秋懷 韓退之

窻前兩好樹象葉光蕤蕤秋風一披拂策策鳴
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秋愁憂無端來感
嘆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
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趨死惟一軌胡爲
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彫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
滿地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
天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飲廉頗尚
能飯學堂日無事道所願茫茫出門路欲
去聊自勸歸還賸書史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
尋賤嗜非貴獻大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愁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蜩下無盤
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清曉卷書坐南
山見高稜其下澄秋水有蛟寒可曾惜哉不得
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掛空愁感感抱虛警露泫秋樹高蟲弔寒

夜永歛退就新慵趨營悼前猛歸思識夷塗汲
古得脩綆名浮猶有耻味薄真自幸庶幾遺悔
尤卽此是幽屏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月吐窻
罔罔喪懷若迷方浮念劇含梗塵埃慵伺候文
字浪馳騁尚須勉其可王事有朝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長我無汲汲志何以有
此憾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聒有琴具徽絃再
鼓聽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低心逐時

趨苦勉祇能誓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纜不如
覩文字丹鉛事點勘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甌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
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
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
下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
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
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堦一片下瑤若摧

瓊玕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青冥無依倚飛
轍危難安驚起出戶視倚楹又汎瀾憂愁費晷
景日月如跳丸迷復不計遠爲君駐塵鞍

暮暗來客去群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壘壘抱
秋明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疆懷張不消弱
念缺已盈詰屈避語寤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
棄得比寸草榮知耻足爲勇晏然誰汝令

鮮鮮霜中菊旣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遽
不早運窮兩值遇媿變死相保西風蟄龍蛇衆
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夜歌

靜夜有清光閑室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
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

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栢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
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
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
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

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
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
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
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
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
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徬徨躑躅又
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
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讐食君之祿而令父母
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

齷齪

齷齪當世士所憂在饑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
者歎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
時涕洟瀾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酒肴雖日
陳感激寧爲歡秋陰欺白日泥潦不少乾河堤
決東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結其端
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閭闔披腹呈
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
陬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
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
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于山緡魚于淵
我徂京師不遠其還

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
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

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
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
崩窟乾坤擺雷碾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
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
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勅六丁雷
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我願生兩
翅捕逐出入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
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
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

頡頏

雜詩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古道自愚蠢古言自包纏當今固殊古誰與爲欣歡獨攜無言子共昇崑崙顛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圓下視禹九州一塵集豪端遨嬉未云幾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墳厭其巔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爲悲咤淚如九河翻指摘相告語雖遠今誰親翩然下大荒被

髮騎麒麟

送劉師服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士生爲名累有似魚中鈎齎財入市賈貴者恒難售豈不畏顛顛爲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贈別元協律

英英桂林伯實維文武特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色南裔多山海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

憂動不測子行誠艱難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
言有淚不可拭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
子篇寤寐想風采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
日同食眠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
別使我抱悄悄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况四
海人嶷嶷桂林伯矯矯義勇身生平所未識待
我逾交親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瘴

癘書勸養形神不知四罪地豈有再起辰窮途
致感激肝膽還輪囷

宿曾江口

雲昏水奔流天水滂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
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
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啼問知歲常
然哀此爲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星輝仰視
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雜詩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
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昨涼風九月到掃
不見蹤跡

鵲鳴聲楂楂烏噪聲攫攫爭鬪庭宇間持身博
彈射黃鵠能忍饑兩翅久不擘蒼蒼雲海路歲
晚將無獲

截撩爲樽榼斲楹以爲椽束蒿以代之小大不
相權雖無風雨災得不覆且顛解轡棄麒麟蹇
驢鞭使前崑崙高萬里歲盡道苦道停車卧輪

下絕意於神仙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群獨有知時鶴雖鳴不
緣身啗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蛙黽鳴無謂閤
閤祇亂人

南溪始泛

榜舟南山下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孰能量
近遠陰沉過連樹藏昂抵橫坂石麤肆磨礪波
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點點暮雨
飄稍稍新月偃餘年慄無幾休日愴已晚自是

病使然非由取高蹇

南溪亦清駛而無楫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
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饋我籠中瓜勸
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
俸置居在西疇困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上去
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
願爲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羸形可輿致佳觀安
可擲即此南坂下久聞有水石拖舟入其間溪
流正清澈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鷺起若導
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圓松冠壁歸時
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補遺 杜詩

遊龍門奉先寺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臨散
清影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欲覺聞晨鍾令
人發深省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
昏曉盪曾生曾雲決皆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
覽衆山小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
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
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
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荅
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
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
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苦雨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群木水光下萬象雲
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澹路迢
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昔若孤征鴻劃見君子
面超然歡笑同奮飛旣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
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
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

巷翁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此翻
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
出枝撐幽士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
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
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
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
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喅且復尋
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
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
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
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
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
所敦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兩脚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
沉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
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
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疆逶迤小人困馳驟
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秀
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
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
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
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嶽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沉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
人至令第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
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爲篋笥應對如轉
丸踈通畧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
尚爲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清海天軒輊
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
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
遠非歷試須從武威郡爲畫長久計孤峰石戴
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飲不羶蘆酒多還醉踴躍

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
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迴其頭夾輔待
所致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
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兵車行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
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

直上千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
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
正與暴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
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
東西况復秦兵柰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
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
女好生女猶足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
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
天陰雨濕聲啾啾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歛然來向東此馬臨陣
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
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
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魯冰裂五花
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
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

出橫門道

天育驃騎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
意態雄且傑駿尾蕭稍朔風起毛爲綠縹兩耳
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
骨森開張伊昔大僕張景順監牧收駒閱清峻
遂令大奴字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
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
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

由騁如今豈無驥裊與驂騮時無王良伯樂死
即休

白絲行

縑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
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
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
線跡春天衣着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
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香汗清塵汚顏
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

棄捐忍羈旅

秋雨歎

雨中百草秋爛死
堦下決明顏色鮮
着葉滿枝翠羽蓋
開花無數黃金錢
涼風蕭蕭吹汝急
恐汝後時難獨立
堂上書生空白頭
臨風三嗅馨香泣

闌風伏雨秋紛紛
四海八荒同一雲
去馬來牛不復辨
濁涇清渭何當分
禾頭生耳黍穗黑
農夫田父無消息
城中斗米換衾裯
相計寧論兩

相直

長安布衣誰比數
反鎖衡門守環堵
老夫不出長蓬蒿
稚子無憂走風雨
雨聲颼颼催早寒
胡鴈翅濕高飛難
秋來未省見白日
泥污后土何時乾

歎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
青蘂重陽不堪摘
明日蕭條盡醉醒
殘花爛熳開何益
籬邊野外多衆芳
采擷細瑣升中堂
念茲空長大枝葉
結根失所纏

風霜

漢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
攜我遠來遊漢陂
天地黥慘忽異色
波濤萬頃堆琉璃
琉璃漫汗泛舟入
事殊興極憂思集
鼉作鯨吞不復知
惡風白浪何嗟及
主人錦帆相爲開
舟子喜甚無氛埃
鳧鷖散亂掉謳謳
發絲管啁啾空翠來
沈竿續蔓深莫測
菱葉荷花淨如拭
宛在中流渤澥清
下歸無極終南黑
半陂已南純浸山
動影裊窈冲融間

船舫暝戛雲際寺
水面月出藍田關
此時驪龍亦吐珠
馮夷擊鼓群龍趨
湘妃漢女出歌舞
金支翠旗光有無
咫尺但愁雷雨至
蒼茫不曉神靈意
少壯幾時柰老何
向來哀樂何其多

去矣行

君不見見韝上鷹
一飽則飛掣焉能作
堂上燕銜泥附炎熱
野人曠蕩無醜顏
豈可久在王侯間
未試囊中食玉法
明朝且入藍田山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
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
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
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
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
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劔閣深去住彼
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悲陳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
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群胡歸來血洗箭仍
唱胡歌飲都市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
軍至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
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野蕭颯青
是烽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
倉卒

洗兵馬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
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
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迴紇餒肉蒲
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
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
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
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
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

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
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
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疆關中
旣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
容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
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
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
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
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

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
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乾元中同谷縣作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
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
脚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
從天來

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無苗
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

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里閭爲我
色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彊生別展轉
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鴛鴦後鵝鷓安
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
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
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杏
杏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

啼清晝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颼颼枯樹濕黃蒿古城
雲不開白狐跳梁黃孤立我生胡爲在窮谷中
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
歸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從枝相掇木葉黃落
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
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爲我
迴春姿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
卿相多少年富貴應湏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
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
皇天白日速

古栢行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
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
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
山白憶昨路遶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闕宮崔嵬

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
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
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廻首丘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
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
來材大難爲用

憶昔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
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葳鄴城反覆不足怪關

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至今今上猶
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
整肅不可當爲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
羗犬戎直來坐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
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
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
行不勞吉日出齊統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
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

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
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
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
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
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

陪王侍御宴姚通泉攜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
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
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

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
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
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
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
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沾人衣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
灑江郊高者挂罾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
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

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傾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
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裂床頭屋漏無乾處雨
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
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縛鷄行

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鷄

食蟲螿不知鷄賣還遭烹蟲鷄於人何厚薄吾叱
奴人解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右詩歌之詞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三十終

以下
補自
1366P
據

吳門沈德潛

吳門沈德潛

何倫

袁燾等

重刻文章正宗後序

夫自六籍以來能言之士代有撰述多翻
然閱博踴稱作者然參觀其間或高者登
玄虛卑者溺流俗總之遠離道本無裨世
用自詭於聖人之教學者安所宗哉蓋自
昔而已然矣故宋西山先生哀錄文之雅
馴者題為正宗行於世其說甚具太原孔
君徃視浙學時刻布學宮令生徒與舉業

NATIONAL GENE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

沈松

兼習之歲久板毀蝕過半余至閱而志焉
欲舉之未能也會

督府梅翁胡公諮問士所為文余對曰文
多便辭曲說敝矣公曰盍亟反之因出贖
金若干縉命余復校刻正宗以督示諸生
俾咸知所宗云夫往昔哲誼之士據所素
蓄發為文章施於朝廷布之天下罔非經
略之具至其詩歌詞賦亦皆宣達性靈關

諸心術非徒作者蓋所謂實中其聲者
今之經生或采華不食其實涉流不問其
源一旦遭逢時命起而應世授之以政則
懵無所見彼其心寧無面墻之悔哉余頃
巡校諸郡既數進諸生詔告之茲復申胡
公之命而併論作者之志如此嗟乎公文
武兼資中外倚重固非以翰墨為勲業者
且戎事方殷乃留神文教嘉惠諸生德意

至勤懇矣諸生其無忘公之訓哉

嘉靖庚申二月既望浙江按察司提督學
校副使吳郡范惟一撰